

青藤書屋文集

四



青藤書屋文集

(四)

徐 渭 著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八

論

論中一

語中之至者。必聖人而始無遺。此則難也。然習爲中者。與不習爲中者。甚且悖其中者。皆不能外中而他之也。似易也。何者。之中也者。人之情也。故曰易也。語不爲中。必二氏之聖而始盡。然習不爲中者。未有果能不爲中者也。此則非直不易也。難而難者也。何者。不爲中。不之中者。非人之情也。魚處水而飲水。清濁不同。悉飲也。魚之情也。故曰爲中似猶易也。而不飲水者。非魚之情也。故曰不爲中難而難者也。二氏之所以自爲異者。其於不飲水。不異也。求爲魚與不求爲魚者。異也。不求爲魚者。求無失其所以爲魚者而已矣。不求爲魚也。重曰爲中者。布而衣。衣而量者也。自童而老。自侏儒而長人。量悉視其人也。夫人未有不衣者。衣未有不布。布未有不量者。衣童以老爲過中。衣長人以侏儒。是爲不及於中。聖人不如此其量也。若夫釋也者。則不衣矣。不衣不布矣。不布而量何施。故曰不爲中。黃之異緇也。則首譬曰尙欲爲魚也。盡之矣。雖然。魚有躍者化者。時離水而徹飲者有矣。似難而易也。魚不化不躍而不離水也。而飲必無不清者。有之乎。似易而難也。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論中二

天與人其得一同也。人有骸。天無骸。無骸則一不役於骸。故一不病。一役於骸。故一病。一不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道心者是也。一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人心者是也。微者何。骸勝一而一者膏。日火以消矣。危者何。一不能勝骸。而骸者土。日質以高矣。中之云者。酌其人之骸。而天之謂也。猶曰半其道心者。亦半其人心者之謂也。故曰中也是中也。難言也。言半則幾於墮而執矣。故曰中也者。貴時之也。難言也。凡二聖人者。其始之治其心於土階者。不過三尺。中治其軀於形者。不過七尺。中治其變及其象。九其男。二其女者。多亦不過數人。中而卒之利億兆爭參兩者。皆是物也。是二聖人之善因也。因其人而人之也。不可以天之也。然而莫非天也。亦因其不可純以一而一之也。然而莫非以一也。故精也者。精之乎此中也。一也者。一之乎此中也。精也者。治玉者之切與磨也。玉玉而切與磨之則一也。此二聖人之中之者之功也。二聖人者。以骸治骸。以人治人者也。骸者何。竅也。軀也。殼也。噫。二聖人不能強人以純。天也。以其人人也。是二聖人之不得已也。至語其得一也。則人也。猶之天也。

論中三

自古以至今。聖人者不少矣。必多矣。自君四海。主億兆。瑣至治一曲之藝。凡利人者。皆聖人也。周所謂道在瓦礫。在屎溺。意豈引且觸於斯耶。故馬醫醫師。治尺箠。灑寸鐵而初之者。皆聖人也。吾且以治者舉人出一思也。人創一事也。又人累千百人也。年累千萬年也。而後天下之治具。始大以明備。忠而質。質而文。文而至於不可加。而具之枚亦不可數。使令者一人也。而曰我自爲之而自用之。而又必待其全而後

用則終古不治矣。故治必累聖人而後治。夫既已如是而足以治矣。而彼一人者又曰。我必自爲之而後治之。則非愚則病惑者矣。故治莫利於因。因而博。則其去自爲而自用者不遠也。惟因而不博者得之。夫孔子學幾七十矣。老矣。鍊而酌且審矣。亦博而且約矣。而所刪所定所贊而所修者。幾何哉。治備是矣。民可以使由而止矣。而今之治者。顧曰我且博焉。則非愚且病惑者矣。故曰貴因。故又曰因又不貴博。農咀草。軒與岐也。區也。緩也。和也。鵠也。倉也。而方也。而七者必曰。我自爲農也。自爲軒也。自爲岐也。而區而緩而和而鵠而倉而自方也。非苦悖且不暇。故曰貴因。因又貴不博。孔所刪諸者是矣。故曰孔子集大成。集其大於帝者王者也。雖然。之方也。而方之抑末也。而方方者一也。一者方方者也。故旦也者。以其因者思兼於方。則不必皆合。不合則思思則得。得則待旦。待旦則果用而果合。是之謂因方而不病於方。是之謂藥之王。醫之綱。乃民德則醜矣。分則有常。必使之農其農而商其商。視其木以梁。今之亂學者。類以梁而不視其木者也。故強齊民而學帝與王之學。以爲盡帝與王之梁。

論中四

凡博者一之影也。蛻也。而一始安有博。凡博者悉病也。凡聖人之博。博其所分也。譬之醫。奕。吾奕也。奕有譜。盡奕譜而奕止矣。吾醫也。醫有譜。盡醫譜而醫止矣。故博也亦約也。不博其分而博其所不分。而後有百子。百子而用者。自霸以強。自強以譎。自譎以攘。而縱以橫。而莫知其所終。悉博也。博而無所用者。則今之所云詞家之流者是也。夫詞其始也。而貴於詞者曰興也。故詞一也。古之字於詞者如彼。而人興今之

字於詞者如此。而人亦興與一也。而字二耳。興一而字二者。古字艱。艱生解。解生易。易生不古矣。不古者俗矣。古句彌難。難生解。解生多。多又生多。多生不古。不古生不勁矣。是時使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興不興。不係也。故夫詩也者。古康衢也。今漸而里之優唱也。古墳也。今漸而里唱者之所謂賓之白也。悉時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故夫華文與詩也者。則墳與賓。康與里。何可同日語也。至興則文固不若賓。康。不勝里也。非獨小人然。大人固且然也。今操此者。不務此之興。而急彼之不興。此何其奪裘葛以取溫涼。而取溫涼於獸皮也。木葉也。曰爲其爲古也。惑亦甚矣。噫。木獸之又難能也。今且紫而敗素矣。繡而爛纈矣。剪楮矣。織蝥矣。夫論媒者。貴許婚。勸貸者。貴出鏹。貴興也。非較咻於齊楚也。齊語而敗婚。齊語而脫鏹。何取於齊咻也。舉一焉。今之爲詞而敍吏者。古銜如彼。則今銜必彼也。而敍地者。古名如彼。今名必彼也。其他靡不然。而乃忘其彼之古者。卽我之今也。慕古而反其所以真爲古者。則惑之甚也。雖然。之言也。殆爲詞而取興於人心者設也。如詞而徒取興於人口者。也。取興於人耳者也。取興於人目者也。而直求溫涼於獸與木也。而以爲古者。則亦莫敵於今矣。何者。悉襲也。悉勦也。悉潦也。一其奴而百其役也。其最下者又悉朦也。悉別也。悉自雷也。悉求唐子而不出域也。悉青州之藥丸子也。語之其所合者。則欣然語之。其所不合與不知者。不笑則訕且怒矣。耳而曰唐矣。語初盛則愕。矧其上耳。而曰漢矣。含有味乎。其言之輩數語則涸。矧其上。是其諸所爲奴而役者。多不踰數葉楮。少不能數十百字而止耳。往往拾唾餽以爲腴。而自以爲養間。從而論其興於心。并其所謂興於耳目口者。而忽焉。其若喪夫其弊也如是。則不

博也。乃不知其備也。備於博也。

論中五

明明德三語綱也。八條目二十語目也。三虛也。八實也。三闔也。八開也。三根本也。八枝葉也。三起八也。八結三也。本末二字云者。一篇之眼也。何謂眼。如人身然。百體相率似膚毛。臣妾輩相似也。至眸子則豁然朗而異突以警。故作者之精而旨者。瞰是也。文貴眼。此也。故詩有詩眼。而禪句中有禪眼。大學首篇。人人熟之者也。而文之體要盡是矣。通其故。千萬篇一也。首尻與脊也。然而一開一闔者。則又且無定立也。隨其所宜而適也。故凡作者。長短不同。此同也。豐瘠不同。此同也。詩與文不同。此同也。自上古之文與詩。與今之優之唱而白之賓者不同。此同也。多此者。添蛇足也。不及此者。斷雀足也。而昧此而妄作者。貂不足也。指畫并攪搏泥而思飽其腹也。將以動衆焉。而顧失其謏也。

論中六

姑譬以今。吳之畫首英。浙之畫首進也。令丐畫者實以英與進也。而名以公與孤。必否也。令丐文者實以左與屈。而名以左與屈。必否也。必趙以孟也。何輕者之不貴。賸而貴。賸者之不輕耶。非此宜賸而彼宜不賸也。古之文也。一今之文也。二文也。一故薦者必文。文者必貴。貴者必尚。而今也。實者亡矣。而其尚者尤習也。不得於實而猶希其名。故習貴賸也。實改而名不改也。非今之求文者求文於既貴者之責也。乃今之求文者求文於未貴者之責也。若畫則一而未嘗有改也。今求文於士者。亦一而未嘗有改。斯無賸文

矣。

論中七

聃也。御寇也。周也。中國之釋也。其於疊也。猶契也。印也。不約而同也。與吾儒並立而爲二。止此矣。他無所謂道也。其卒流而爲養生。聃之徒之爲也。入不測之淵海。以學沒而已者。非求以得珠也。至海之半。不期而得珠焉。而後之學沒者。遂遷其學於珠。此養生之說熾而他端者。始蠅與而榛塞之由也。故道之名歧於此。與釋與儒而爲三。而本非三也。二之三。嫡之庶。統之閏也。楚之有昭景也。甲氏也。漢之有陀也。

會稽縣志諸論

地理總論

余志會稽縣。首地書。而地之目六。曰沿革。分野。形勝。山川。物產。風俗。是也。考之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夫所謂川谷。卽地書中之山川也。其曰廣大。卽形勝也。曰民生剛柔輕重遲速。則風俗之所由也。曰味。曰器。曰衣。則物產之流也。四物者之受成於地也。亦猶治之於器。劍不可以爲戟。而卮不可以爲壺。工人者。亦就其近而稍磨之耳。故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以推移。其教可循。其政可齊。而俗與宜不可易。今天下大器也。會稽亦治中之一器也。長是邑者。猶工也。告王以其器。故必先治。告長以其治。故必先地。或者曰。地先而邑之沿革則後矣。夫分野則天也。天又先於地。於志而首沿革。何也。曰呼馬者。呼驪馬則他

馬不得應。徒曰馬。則他馬得應之。今志邑者不首沿革。是呼馬而不呼驪馬也。他邑者且紛起而應之矣。亦何有於分野。

沿革論

余考諸史。會稽之爲邑。自隋開皇九年始。則自開皇以前。至於秦。史冊中凡稱會稽者。並郡也。而今之志邑者。往往取郡事以入邑。豈非以會稽之名通乎郡邑。而不深考在何時。則專以名郡。在何時。則兼以名邑之過歟。開皇以前。有會稽郡。無會稽邑。而會稽一邑。其時尙分爲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開皇以後。有會稽郡。亦有會稽邑。而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始并爲會稽一邑。由此推之。開皇以前。凡史冊中所紀人物。有不指其邑。漫稱曰會稽者。蓋一郡全屬之人。悉得而冒之。豈直四邑中人哉。而今顧欲以未經稱邑之會稽以當之。亦悖矣。如此。又烏取於沿革。故余之志會稽也。凡有關於邑者。悉自肇邑始時。隋開皇九年。則其時也。

分野論

古今志星分者。無慮數十家。皆以斗牛屬吳越。又必系之曰揚州。信矣。然而天下之大。而有揚州。揚州而有吳越。吳越而有浙之省。浙之省而有郡。郡而有會稽一邑。其占驗繫於斗牛者。不亦鮮耶。在春秋吳伐越。史墨曰。越得歲而伐之。必受其凶。在漢。歲星熒惑。太白聚斗牛之間。其後孫氏實有江左。在晉。苻堅將入寇。石越曰。今歲在吳。天道不順。已而堅果敗。在陳。叔寶將敗。有星孛於牽牛。由此推之。蓋以緯承經。有

善測者寸而析之。不專於其星而於其辰。則會稽之斗牛。其祥其災。可坐而得也。又何鮮之可議耶。豫章人占王氣。主臨安。雷煥占劍氣。主豐城。而鄭康成之注周禮。亦曰。州中諸國。於星亦有分。書卽是說也。而惜其書亡矣。今所謂清類者。果盡得其旨耶。說者又疑越東南而牛女北宿。夫以數里之山。松生其南而荅生其北。彼枯此枯。彼榮此榮。精通之極也。今元黃抱負。本不相間。人以其所見清濁之景。而自問之。黃有盡而元無窮。如毬之浮一粟於其中。人又以其所處一隅之小。而遂欲定天地之南北。無恠其窒而疑也。僧一行之言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於方隅。信矣。

形勝論

夫郡邑之有形勝。豈取於觀游哉。易曰。地險山川邱陵也。史稱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推此言也。可以知形勝之說矣。會稽東有娥江。北有大海。南有杉木。駐日。嶠山。諸嶺之厄。而西界於山陰之隣。封辟之於人。背腹手足之勢完。而水陸之險備矣。地六千頃。丁男六萬人。基錯其間。無事則耕食而鑿飲。有事則荷戈帶甲。以壁於四郊。若向者批東關。撤清風。以與倭夷相從事。據險以圖。擇利而進。則所謂娥江大海諸嶺隣封之未必不爲我增而壯也。審矣。若彼諸所稱佳山水以爲勝者。是觀游之具。非形勝之謂也。已志之山川部中矣。

山川論

紀揚州之山川者。在禹貢曰彭蠡。曰三河。曰震澤而止。在周禮曰會稽。曰具區。曰三江。曰五湖而止。彼州

者於天下九之一也。今邑者於天下幾於千之一也。一聖君一賢相書天下九之一之山川不滿一尺牘。今之志會稽者書天下千之一之山川乃累數十紙而未終。且間有缺曷故哉。秦以前天下之地各屬其封國。則王者制其貢而已耳。不責其數可也。故夏之物於揚州亦止曰貢金三品。璫琨篠簜齒革毛羽木而已。周之物於揚州亦止曰金錫竹箭而已。秦以後天下之地一統於京師。惟一統於京師。則王者雖制其貢矣。不責其數不可也。故一毛一鱗之所產亦必稽於土登於版。與壤畝等也。而不敢以謾。夫物不責其數。故山川可略也。可略。故紀山川其大如州者不滿一尺牘。物責其數。故山川不可略也。不可略。故紀山川其小如邑者累十數紙而未終。且間有缺。

風俗論

老子曰。至治之極。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夫以予觀於古所摘而列者。諸志語則會稽者重犯法勤儉。重祭祀文雅。而風流其俗也。顧不安之。而今之所安者。婚論財。嫁率破家。乃至生女則溺之。父母死不以戚。乃反高會召客。如慶其所歡。事惑於堪輿家。則有數十年暴露其父母而不顧者。民有四耕耨而誦其業。絲布其服。魚鹽與稻果蔬而贏蛤其食也。顧不樂之美之甘之。而今之所樂者。其業在博塞以爲生。羣少年日鷲於市井。黠佃逋主者之租。又從而駕禍以脅之。所甘所美。其在食且服者。窮江之南北。山之東西。競其綺麗。罄其方之所輸。其多不可以指數。夫若老子言。隣國可相望而不相往來。此蓋上古時事。余亦安敢以望於今之會稽也哉。至如司馬某所稱。

特數十年以前之會稽耳。今不望於上古。而望於數十年之前。又革其甚者。於俗若婚之論財。若厚嫁。若溺。若喪父母而盛宴。與暴露其父母。於業若博。若羣少若黠佃。於服於食。若窮江南北。山東西之華靡。噫。俗其殆庶幾哉。夫人之身有瘤也。俗亦有瘤。俗之瘤則有丐口。丐以戶稱。不知其所始。相傳爲宋罪俘之遺。故擯之名墮民。其內外率習汙賤無賴。四民中居業。不得占彼所業。民亦絕不冒之。四民中所藉。彼不得藉。彼所籍民亦絕不入四民中。卽所常服。彼亦不得服。蓋四民向號曰。是出於官。特用以別且辱之者也。而藉與業。至於今不亂。服則稍僭而亂矣。丐以民擯己若是甚也。亦競盟其黨以相訟。僥必勝於民。官茲土者。知之則右民。偶不及知。則亦時左民。民恥之。務以所沿之俗聞。必右而後已。於是丐之盟其黨以求右民者。滋益甚。故曰。丐者。俗之瘤也。雖然。瘤卒自外於常膚。則瘤之也宜。苟瘤者肯自咎曰。我今且受藥。且圖自化爲常膚。烏必瘤而決之哉。經不云乎。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丐自言曰。宋將焦光瓚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目之曰墮民。○男子每候婚。喪家或元旦。則羣索酒食。婦則習媒。或伴良家新娶嫁。又爲婦質。便見竊攘。尤善爲流言。亂是非。間人骨肉。○男業捕蛙賣。餚拗竹爲牛頭燈。如牛頭樣。擎編機扣。塑土牛土偶。打夜狐。卽逐鬼也。女則爲人家拗女髻冠。梳髮爲髻。羣走市巷。兼就所私。○籍曰。丐戶卽有產。不得充糧里正。長亦禁其學。○舊志。帽以狗頭狀。裙布以橫。不長衫。扁其門曰丐。

計然言於范蠡曰。知闢則修備。時同則修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睹。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言時之用也。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而物之理可知矣。又曰。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平糴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故積貯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斯言也。越用之以富其家。今農之粟。末之幣。與物在會稽者。不特二三增於計然時已也。然而不免於常歉者。豈乏然與蠡其人乎。殆非也。古之劑農與末也。恆在上。今之劑農與末也。恆在下。卽有然與蠡其人。將安所用乎。姑舉其一。蓋自釀之利一昂。而稅者幾十之四。稅者僅十之六。釀日行而炊日阻。農者且病。農而莫之制也。況得制其末乎。吾故曰。雖有然與蠡而無所施者。此也。

治書總論

夫有地如會稽。則地不改闢。而教養之政可施矣。然地非能以自施也。必付之能者曰設官。設官不能以露而出政。與民之露而處也。必付之匠曰作邑。自周之有官曰正始。以至我本朝之有官曰知縣而止。其屬凡數十百計。悉官之設也。自居縣之官曰署始。以至衛民之居曰烽堠而止。其數凡以九計。悉邑之作也。斯二者。因地以爲治也。故統之曰治書。

設官論

余讀柳子封建。大約謂上古之時。起於有爭而就質。於是刑政漸以生焉。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皆有德者也。死必求其子而封之。此封建之

所由始也。信斯言也。則縣大夫之設。其初且未屬於天子。而民自求有德者以聽其治。其後既有天子。則天子始求諸有德者。責其治以加於民。然而自始求之外。子孫嗣其祖以爲治。未必肖之者亦多矣。而今之言制者。每每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噫。今所設之官。類皆天子求諸有德。責其治以加於民。亦猶古初民自求諸有德以聽其治之類也。卽有鮮德者。亦不猶古初之後。其子孫嗣以爲治。未必肖其祖之類耶。如此。則凡鮮德者。其爲官之責而非設官之責也亦明矣。言制者。又烏得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耶。

作邑論

邑設之官。凡以爲邑也。邑不作。何以爲邑耶。邑之作。必作署以居官。曰縣之署。作屬署以居屬之官。曰屬之署。作學署以居先師之神。若師與徒。曰學之署。而署之寓者。官不隸於邑。土隸於邑。廢者。昔常置官亦置署。今省官亦省署。故曰寓曰廢。疆域以界民。城池以衛坊。以領城之內。里以領城之外。市以貿內。鎮以貿外。津梁以兼濟其內與外。郵舍以出命於外。入命於內。警以候內。烽以候外。咸邑之所以爲邑。故統之曰作邑。

戶書總論

計邑口以料民。自軍竈至僧道。其類十有七。其數六萬有奇。計邑畝以料土。自田至漚。其類七。其數七十萬七千有奇。而口之役於其上者二。曰銀以顧役。曰力以自役。其人五百八十有九。其往役之所六十有八。畝之賦於其上者二。曰本色。以便輸近。曰折色。以便輸遠。其目七。總會之數。米五萬二千六百六十二。

石有奇鈔九千三百四十五貫八百文有奇而茗之貢與諸權之不出於畝水利災禍之不開於田者不與焉。夫是口與畝茗之貢與諸權上資其養於民亦上所以養乎民者也。凡養之義類屬戶作戶書戶書者與地書中之物產則關也而物產出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徭賦論

余聞諸長老云徭賦之法蓋莫善於今之一條鞭矣。第慮其不終耳。其意大略謂均平之始行也。下諸縣長吏自爲議。縣長吏以上方從儉。奈何令已獨冒奢之嫌。乃忍取其疑於奢者。一切裁罷以報。而今者每一舉動或承上片檄。則往往顧橐匣而局脊。掌橐之吏與輔肆之人且愁見及矣。至於顧役之繁且苦。若倉傳者亦往往直不稱勞。莫肯應募。故長老相與言曰。誠使更派數百金於槩邑。不過畝費一毫釐。不然行且見千百年之大利坐變矣。何者。圖蠲丁者將乘其隙而陰壞之也。始正統間御史朱英創爲十年一役議。當時便之。今僅百餘年。乃更之如反掌。志民瘼者慎毋爲畝惜一毫釐。使圖蠲者得乘之以變此良法。則幸甚矣。則幸甚矣。

戶口論

夫口與業相停而養始不病。養不病而後可以責民之馴。今按於籍口六萬二千有奇。不丁不籍者奚啻三倍之。而一邑之田僅四十餘萬畝。富人往往累千至百十等其類而分之。止須數千家而盡有四十餘萬之田矣。合計依田而食與依他業別產而食者。僅可令十萬人不饑耳。此外則不沾寸土者尙十餘萬。

人也。然卽令不占於富而井分之土亦不足矣。烏在其爲不病於養哉。旣病其養而欲責其馴。加於無恆產而有恆心者則可耳。而若是者能幾何人哉。噫亦窮矣。蘇軾有言。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軾之意大約欲輩徙饑寒。正令口與業相停也。嗟乎。此豈易言者哉。

水利論

夫會稽上承諸流而下迫海。其賦入之多寡。恆視畜泄之時。不故畝者胃也。上流者咽喉也。海者尾閭也。故咽喉治。尾閭節。則胃和而精不則不失咽喉。尾閭胃之所由以養者也。余故志水利於徭役之後。俾司牧者知所重云。

災異論

夫水利關於畝。則列之戶可也。災異於戶曷關哉。夫六氣調。風雨和。則年穀物繁而齒育。不則年凶物耗而夭札興。故災異之關於戶。彌甚於水利也。然詳於地而略於天。又何哉。曰。災之見於天者。郡則同也。省於天下則同也。若其見乎地。則於邑尤切矣。余故特詳焉。噫。致災之由。弭災之道。固有任其責者矣。

禮書總論

夫民有養則可教。官若師。皆教之之人也。教之之人與受教之人。必各有以風之。而教益振。故宦跡選舉人物出焉。而若寓賢。若貞烈。若藝術仙釋。皆人物之類也。故悉隸於人物。志祠祀以追崇其賢有德者也。志古跡以不忘其賢有德者也。其於人物亦類也。而繼之以寺觀何耶。寺觀固二氏之賢有德者棲也。亦

聽其徒以祠祀之賢耳。且彼二氏之教，與吾聖人之教迭爲消長者也。吾用是以徵教，故不可得而遺也。噫，邑而至是亦備矣。而總之不外乎教。凡教之義類屬禮，作禮書。禮書者，與地中之風俗則關也。而風俗因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官師論

官師之表無所取，取於邑。若校之題名記而表之耳。蓋彼之記者，遇一官則書曰某，遇一師則書曰某。不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故此之表者，考一官則謹書如記曰某，考一師則謹書如記曰某。亦不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間有逸於題名而挂於他書者，則謹採而書之。亦如前之不問其人焉。同於題名而已。雖然，亦間有遇其人之賢而不得不問，又拘於傳之例而不敢遽入者，則爲稍書數語於其名之下。此爲異於題名云爾。

選舉論

選舉，不問其人之何如。遇名則書，與官師同。取諸科錄以考，與考於題名記者同。間有書數語於名之下，其例與書數語於官師表之下亦同。故不別論。

祠祀論

邑之有祠，凡以爲年也。彼神之關於年者，邑旣祀之矣。若嶽之鎮，則該一州。禹之功，則在九州。天子之命祀也。而地寓於邑之內。故邑亦得書。凡以爲賢也。彼鬼之關部賢者，邑旣祀之矣。若祀之創於私，墓之祭

於其子孫。又非有天子之命祀也。而思係於邑之公。故亦得書於邑厲。又非賢。又非年也。而祀之且書之。何耶。屈平之歌國殤。有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而子產亦曰。匹夫匹婦。其魂魄猶能依馮於人。以爲淫厲。夫殤傷也。厲。沴也。矧飽餒於幽。澤枯之義也。豈直年焉已哉。

古蹟論

賢人隱士之所寓。澤繫而風流。能使過者興感。而聞者思齊。載記者扶幽拾落。累冊而書之。則又何恠焉。至若追道上世。遐引眇恠。而古之蹟也。不以荒乎。雖然。長人之骨。肅慎之矢。孔子所不廢於博聞者也。向使適晉者不能述黃熊。又不知實沈臺駘之所在。則又何以能重鄭。故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非專取於詩矣。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九

策

問韓信破趙用背水陣。其言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又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戰。故其勢必當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予之生地則走。何前日石墩之戰。兵以臨水而大敗。近日柯亭之戰。兵登岸卽舍舟以堅其死。又敗。將以爲不置之死地耶。則旣以置之死地矣。將以爲信之兵練習嚴法。而今日之兵不練習嚴法耶。則信又謂驅市人而使之矣。用法同而勝敗異。其故何也。

渭謹按。韓信傳及高帝紀。三年。漢兵敗睢水上。漢王依周呂收士卒。至三年。遂使信下井陘擊趙。故當其令裨將傳餐云。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則信所謂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使戰也。誠然矣。然卒以背水而勝者。何也。蓋信之軍非取於陣之背水而已也。觀其誠輕騎拔趙幟而立漢幟也。則亦必誠水上之軍。以戰時佯北之故矣。於是水上軍知信之敗也爲詐。而陰寓取勝之計。見幟之立也。果真而益信取勝之驗。辟如舟人。已逆睹安流之在前。縣水激湍。祇尋丈耳。致死命於尋丈。則坐享其安流。人孰不竭力以爲之哉。而況乎背水先陣。而趙兵後逐。先陣則知水之爲險也已熟。而致死之心牢。後逐則吾之待擊也豫。而應敵之氣暇。是以畏水勝於畏敵。而敵不之知。方以爲畏敵勝於畏水。而欲擠之使人。

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方其走也。戰壁之兵。與水上相合。既協力而有恃。而大將所在。士又不得不周旋於其間。以是數者。曷爲而不勝。今柯亭之戰也。則不然。賊已入深地。陷澤中。則是賊先背水。知水之爲險也。熟而致死之心。牢而我方渡兵後擊。又妄意其饑疲而欲以易取。夫渡兵後擊。則方其舍水登岸。意常在於舟船。而若有所援。是處地不先而待擊。不豫也。欲以易取而突犯其難。則倉卒而無所措。是處地不先而應敵之氣。不暇也。是以畏敵勝於畏水。而將不之知。方且以爲畏水勝於畏敵也。而欲劫之使進。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當其四面進攻。一面近賊之營。而三面獨遠。既不能參互使齊。乃使近賊者一面獨先受敵矣。欲三面之不走也。得乎。兵法曰。行列未定。可擊。涉水半渡。可擊。今不知賊之爲背水於其先。而徒欲使我兵爲背水於其後。使得迎而碎之。是以兵法之可擊者。授之賊矣。豈特無拔幟佯北之約。試效於前。以安衆心而已耶。以是數者。曷爲而不敗。夫兵不能因於敵人之變。而徒執已試之法。此猶錄古之一方。而欲以療今之百病。至於殺人。乃卒疑於其方。亦不智甚矣。且不見夫碁乎。徒曰。間一而食者。礮石也。彼已間其一而待矣。而此復間其一而乘焉。其可乎。此泥於間一之說。而不知着之有先後也。賊之深入也。陷澤也。非信而信也。我之後逐也。欲以易取也。非趙而趙也。某愚不敏。以爲用法同而勝敗異者。此也。

代雲南策問五首

問。在昔高皇帝之計。元孽於滇也。既定而寇且叛者再。凡四舉而始得盡臣其人。郡縣其地。列聖承之。在

正統間。則有孟養之變。麓川之變。在嘉靖間。則有元江之變。武定之變。未及三十年。邇復有緬甸之變矣。夫以高皇之威靈神武。取中原如拉朽。而奄奄胡孽。顧隨服而隨叛。此猶可委曰桀犬不忘吠堯。螭螂盲蟲不知有車轍耳。乃至自我成祖繼統。諸宗迭興。麻庇華夷。覆載無間。迨我今上聖明。其於懷柔遐裔之德。不特媲美祖宗。抑亦迥邁千古。赤子黔黎。襁褓椎結。而彼乃飽乳嚙膚。襲頑未已。語云。驕子諄母。此漸不可長也。意者在滇諸司。當無事時。或有取侮之隙。及有事時。亦鮮禦侮之才。又遠在萬里外。未及稟受我列聖廟算如高皇時歟。不然。何文德同而武功之效異也。

問。兵法有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又曰。交地吾將謹其守。又曰。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由此言之。交地者。不可不預計者也。雲南在貴州西九驛。僅一線路通行旅耳。自雲南而北。以向中州。必假道於貴。萬一有鳴吠之梗。則懸隔不得通。雖間道有二。並犬牙於川。久而榛迷。交地泯矣。生輩生長其鄉。傳之故老。豈盡無聞。幸舉以相告。從滇池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府。從武定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衛。問。自結繩以後。至三王五帝。三王之書。學者窮年不能析其精。設徒讀其文。可計月而了也。豈周公時作禮樂諸經。初不甚繁。秦燔之。而漢儒得爭以僞售。故禮書卽有四種。況兼其他。卽徒讀亦窮年不可了矣。後之以科條舉者。在漢時稱明經。不及史。唐則惟三史而已。故讀者亦尙易精。至於今。史之多奚啻百倍。而六部等曹之職掌。紛如蠅毛。科場五策。乃盡以責對於諸經生。不特對者拾括以對。而問者亦未免拾括以問。是彼我並棄實而矜華也。雖多亦奚以爲。今欲於諸生從五經中人占一經如故。而於六部諸職

掌中人自量習其所優。亦各止占一事。自始仕至上卿。不改以他。如監之習天文者然。苟在德學高等。可備疑丞。則另爲一科。以儲館閣之養。愚欲有之言而未決也。故與諸子商之。

問。今之吏。每授必以遠方者。自大使者而下。卽握符控方面等。往往必參之以任子。卽未盡然。盡然之者不少矣。而雲貴爲甚。其他秩五六及秩所未收者。非貲以輸而得。則老而貢以得。及名法輩有所仗而猥以得者也。上之人旣以遠而付治於此輩。此輩亦以遠以睥睨。苟且陰報於上之人。以故吏治益壞。而民亦日益不堪。其在高甲雋才。往往欲試利器。甘盤錯。易險阻。叱羊腸者。顧以駢任腹腴。臥而了治。爲閉其所長不得盡。恆苦鬱鬱。而柄是者未易改。故常來衆怒也。余思有以兩全之。十得二三矣。諸子幸助其不及。

問。禹惡在旨酒。好在善言。非事也。心也。湯之執中立賢。與文之視民望道。武之不泄不忘。並非事也。心也。至周公子與氏。乃始約此四心爲四事。縱如其言。爲四事而已耳。何所不合。而乃日夜以思耶。回之問爲邦。夫子告以王者之事。樂主韶舞。姑未論。至曰殷轅周冕。則輿人輪人司服者各營之。司空春官一小臣各掌之。天子與諸臣隨事隨分各服之。乘之已耳。及夏時。猶今告朔一歲書也。之三者。何用特舉以爲王佐者告耶。諸生儻亦有疑而思。思而得。得而幸釋我之疑者乎。謹拭目以俟。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

序

胡公文集序

柏泉公

渭讀昌黎與馮宿論文書。謂已所爲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小稱意。人小恠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恠之。至於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小慚者人以爲小好。大慚者卽必以爲大好。蓋始而疑其言。其後渭頗學爲古文詞。亦輒稍應事。則見其書於手者。類不出於其心。蓋所謂人以爲好而已。慚之者時有焉。復歸罪於身之微。而勢不可直。然考昌黎與馮宿論文時。亦旣取科第爲官人矣。文之難。人知之。而應俗之文之難。人其知之哉。往渭冠時。得見今右布政使胡公。邊事疏於師。季長沙公所。蓋讀之累日夜。卽仰而歎曰。是古晁錯趙充國之流歟。恨不得一見其人。盡讀其平生所作。而併窺其所謂應俗者。後十八年。公自家起爲浙江按察使。按察使持憲尊官也。渭雖欲見不敢。而公固偶見渭。所爲文於師所。賞之。令渭來見。乃得盡讀其平生所作。而應俗者固十居六七。大率皆秦漢名家所爲文。而其隨事與人而各賦之。直不傷時。而婉不失已。求昌黎之所慚。而人以爲好者。蓋寡矣。渭更仰而歎曰。有德者之言。固如此。夫蓋渭始謁公時。親見公束帶階迎。同飲食。從容談說。退必導於其衙之門。若不知渭爲一賤士。身爲鉅公。以臨之者。而其所操持。則固有千萬人必往之意。以形於文。爲婉與直。皆其理宜也。胡所撓於心而慚。一

日師謂渭曰。公嘗與余言。似欲子敍其集。渭曰。是小子之志也。請不獲。其敢以辭。乃謹因論文而發其志如此。

葉子肅詩序

人有學爲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爲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今之爲詩者。何以異於是。不出於己之所自得。而徒竊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於鳥之爲人言矣。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其情坦以直。故語無晦。其情散以博。故語無拘。其情多喜而少憂。故語雖苦而能遣其情。好高而恥下。故語雖儉而實豐。蓋所謂出於己之所自得。而不竊於人之所嘗言者也。就其所自得。以論其所自鳴。規其微疵。而約於至純。此則渭之所獻於子肅者也。若曰某篇不似某體。某句不似某人。是烏知子肅者哉。

送李子遂序

李君將歸建陽。諸同門及渭。旣以詩送之。請於師長沙公爲之序。而復命渭言於終篇。渭嘗數與君談於禹蹟寺中。君爲予論學誠僞。及王伯之辨。至以宋之稱大儒者。以爲其言似堯舜。而其行則有管仲之所不爲。漢之稱王佐者。人皆許之。而已則必知其爲霸之餘習。其語甚嚴而理。叩其所以。摘而對之。瞭如也。至論蒯通讀樂毅傳。輒泣下事。又以爲通有毅之才志。通欲鼎分王韓信。若毅欲大燕。通以信不聽而沮。亦若毅以惠王不悅而奔反。若憫通之掩抑不信而恕之責者。其論古人物甚多。然大約如此。至論今世。

人名一時者。皆薄弗爲也。夫以君之高明。與其素定之見。其於古之稱大儒王佐者。皆有以持其衡。使人骨爽而耳快。顧獨恕一掉舌士。豈不以言王而行伯者。固不若行伯而言亦伯者之不欺罔人耶。此君之所以論學誠僞也。亦渭之素有是意。而不敢言者也。君真壯男子哉。宜其薄時人不爲也。雖然。古之人遠矣。君之評設偶有不中焉。懼其無以自明也。今之人尙在也。君之評縱無所不中焉。適足以自累矣。渭知君之學必爲誠而不爲僞。其事業必爲王而不爲伯。且欲君必求之微而毋發之顯。長沙公旣已導其源。疏其流。而渭復敢抱一石以預防其梯米之罅者。蓋欲竊附於責善之道耳。他人誦此。將有以渭言或氏之。或昂之。君定知其不爾也。

四書繪序

嘉靖辛亥。余讀書於錢塘之馬瑤山寺。寺西近岳鄂王祠。兩廡壁畫王出處及征討撫降事。人馬弓旌馳驚伏匿之勢。行營按壘叩首呼歡。相問訊之狀。顏色丹青。能顯其跡。畫不能顯。輒復略書表敘。比之尋史冊中語。似更明暢。且動人。其後讀內經氣穴等篇。藏俞府俞之類。及諸經絡。皆三百六十有五。叩其所在。雖百註解不了也。行市中。買明堂圖四。長縈爲脈。圓孔爲穴。脈穴名字。就記其旁。關鍵貫穿。向所不了一覽而得焉。四書中語言。聖賢之精意也。全體似人身。有脈絡孔穴。隱藏引帶。不出字句。而傳註講章。轉相總說。未免牀上疊牀。乃感前事。始用五色筆繪之。卽其本文。統極章段字句。凡輕重緩急。或相印之處。各有點抹圈鈎。旣以色爲號。復造形相別。色以應色。形以應形。形色所不能加。乃始隱括數語。脈穴之理。自

謂庶幾燦然。夫繪之與解。均屬筌蹄。但其異處。雖渭序中不能自表也。學士君子。觀其繪書。幸有以相教。然渭所作繪之意。率感於明堂圖。

詩說序代

予嘗閱孟德所解孫子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之所談說者。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隨其平日之所說解。而以施之於戰爭營守之間。其功反出孫子上。以知凡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正爲之解。其要在於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已。用吾心之所通。以求書之所未通。雖未盡釋也。辟諸癢者。指摩以爲搔。未爲不濟也。用吾心之所未通。以必求書之通。雖盡釋也。辟諸痺者。指搔以爲搔。未爲濟也。夫詩多至三百篇。孔子約其旨。乃曰興而已矣。曰思無邪而已矣。此則未嘗解之也。而其所以寓勸戒。使人感善端而懲逸志者。自藹然溢於言外。至於所解。見於魯論鄒書者。有若淇澳蒸民。裁數語耳。他若棠棣志懷也。而以警遺。巧笑美質也。而以訂禮。雄雉思君子也。而以激門人之進善。是皆非正解者矣。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頤。凡四十卷。吾取而讀之。其大槩實有得於是。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於經。而不泥於舊聞。是以其爲說也。卓而專。其成書也。勇而敢。雖古詩人與吾相去數千載之上。諸家所註。無慮數十百計。未可以必知其彼之盡非。而吾之盡是。至論取吾心之通。以適於用。深有得於孔氏之遺者。先生一人而已。夫以孟德與衛公。摘其所述。兵家者流耳。有濟於用。而吾猶然取之。矧是書也。距邪說。正人心。上發先儒所未明。下有裨於後學者哉。吾讀之解頤焉。因爲之刻。刻成而請序。遂序之。若其剔隱。

伏刺缺漏按駁。禁持胃指而腎擢之。雖善避者無所逃。如子唐子所謂古經師不及者。多散見於諸所著述。不獨是書已也。

送通府王公序代

外物苟有所動其中。非必慕聲利而悅榮華。然後爲吾心之累。雖玩清游曠處高明而御文采。亦吾心之累也。今夫建寧。非清曠之所。高明之與。而文采之區乎。其名山巨溪。則有武夷九曲。列仙之所宅。而風人之所寶也。其大賢鴻儒。則有朱蔡游胡魏真之輩。其他支裔。不可勝數。濂洛所不敢輕。而關汾所不能窺也。其圖籍書記。輻輳錯出。坊市以千計。富家大賈所不能聚。而敏記捷視之人。窮年累月所不能過也。故凡官建寧者。清心怡神。則必入武夷九曲。訪古問道。則必尋朱蔡諸賢之里。而拜揖徘徊於其間。至於觀覽者。亦必求之於建陽之肆。盈篋笥而後已。以爲是清曠且高明而文采與聲利榮華遠也。回視其中。能脫然無所動乎。吾未之知矣。余同僚通判上海王君。少年起進士。歷工部郎中。知桂林府。以忤貴人。改今職。頃之遷建寧。同知將別。予以赴。予惟世之左遷者。不戚然憂。必矯焉以喜。其遷而就職也。不傲然其上。下則必過爲斂抑。強笑語以和人。而君之處此也。若雲之行空。雲自來去。而空無所礙。視吾之所謂有所動於其中者。何如耶。今之官建寧也。往游武夷。問朱蔡之遺。購書記於肆。以備覽觀。將必異於昔之官建寧者矣。

又代

府之同知。大率以佐其府事。然府中其他諸司。各有所專掌。而遂以軍伍之寄歸諸同知。今天下衛所諸伍之中。凡關木索。執文書。與兵卒甫至者。富人戀家室。則自進其買閒。而冀得速去。其貧若久在伍者。官乃巧投其不便之役。欲使以買己。而日久漸困。不勝其求。輒相率引去。於是軍始有逃者。又故鄉門戶多蕃大。而伍之祖孫。或子然不相繼。則又以闕告。大抵一衛之中。逃與闕常八九。而存者無二三。同知者。寬大。則私其民。曰諸逃者。是伍之官毆之也。曰諸闕者。安土樂業。胡一旦而轉徙於千萬里之外也。於是爲之吝恤掩護於勾攝之中。剛斷則詳其軍。曰逃者攝矣。或未攝者。容可訪而繫也。闕者勾矣。或未勾者。容可偕而按核之也。於是爲之搜羅連引於勾攝之外。夫私其民。民未見顯然蒙其惠也。而軍之耗則歸之詳於軍。軍亦未見顯然增其壯也。而民之病則歸之同知者。處此亦難矣。上海王先生。以名進士歷工部郎大夫。奉命董填摧商於山東江浙之間。其後虜入。又與諸司監督甲冑戰鬪之器。稱材敏芳潔。出知桂林。竟以違忤判紹興。不數月而有建寧同知之命。夫某固以同知紹興得侍先生之後者。方今四郊多壘。額制之軍。旣凋敝如彼。而裨補之法。又兩難如此。且逃闕於伍。尙有盡射其糧。而顧募法興。費復加倍。就使罷顧募。勾射糧。以盡復其額。誠亦未得銳壯可用之材。補軍之畫。誠不可不講求其善。而其愚未有所得也。先生寬仁剛斷。兼舉廢遺。其在中外。旣以聽聞其廉平。今而又幸親見於同署。其視事建寧之餘。處兩難之際。長策遠攬。必有以教我耶。先生之行。府中有詞以贈。而予又適署縣事於山陰。遂以縣之故事致私情云。

送推府王公序代

霸州王先生以進士出推紹興三年抱冊而上上而復來來不踰月又復召爲兵部武選主事兵部固多司武選爲大武選固多事襲替比試爲大大凡襲替之事必稽其祖宗所始遷轉從來追功過相因事例愈多文書愈積掌者不可了則倚辦於吏吏束人以繁文或活脫而牴牾之較駁其毫毛動逾年歲於是襲者至則先草屨結衣手袖數金望吏門而謁之長跪祈請佯縮其所欲與漸增盈焉不然將好其衣服則所持無有極已又類比試率以馳馬越溝墻發三矢俱中兩人對鎗不避乃爲中否者且遞有減今於溝墻鎗矢中否襲否何如耶官上至都督下迨指揮不問腹心四邊廉靜才賢者或肉生脾至問跨馬而食肉者曾有不腴剝以嚮致者耶其在邊者或敗賊坐機事計無賴率先關通幸虜小人得虜中回者幸其言語不達譯者虛張恐喝謂虜來且無數時急切用人朝上名而夕坐幄矣當今四郊多壘士氣冰解姑治其標莫重於明賞罰吏持其襲替可以明賞耶寬比試於無事濫陞轉起用於有變可以明罰耶先生三年理郡刑賞罰無所不當威行而恩寓材敏而節堅夫兵刑之大者也班固以是作刑法志而不他著兵乃先生素平刑則何有於兵耶夫襲替比試之奸則先生之專職也往大臣常有言者其經營頗周悉或亦可采而施行其他則事在職方部諸司上贊公卿下自相協和以采長而棄短則先生亦有責也今朝廷方且重兵故余於先生之行不以送而以告夫亦不忘在郡同事之情也

贈李都使序代

嘉靖丁卯冬。朝廷旣生得海酋直。其明年正月。遂下令盡誅其夷黨之在岑港者。時總兵俞公統舟師。職分布。謂響礮門在馬墓港北。爲賊必走之路。且近巢而險。以屬廣東都指揮李公。凡數月。兵數十交。公益易賊。每乘夜。棹巨銃直抵其巢。以中賊。多死者。賊畏不敢出是路。乃始爲火舟者三。計焚港以走。公知亦取數舟。置兩竿於其首。象齒列。乃別出小艇。以矢石擊其載火者。而用所置竿逆火舟。着壩岸。焚殆盡。賊計益窘。其後援者至自日本。欲從馬墓入岑港。公分二哨。且守且擊之。俘若溺者。率相等。賊竟不得入。遁走死別嶼中。其在岑港者。快快走柯梅。狐蹲鼠伏者。又數閱月。幸脫走。蓋亦墮壞狼籍甚矣。夫夷狄與人雖異性。而辨死生。明利害。懲旣往而戒將來。一也。向使公守馬墓時。其智勇或出。人下。賊舊者不出。新者且必入。出則愈驕。入則愈大。若巨魚決破罟。任其去留。而無一梗之者。然則生死孰辨。利害孰明。又何旣往之可懲。將來之可戒哉。凡人眩小利。昧大體。至兵則先首功。後事機。以此律公。所得少矣。可乎哉。適通判吳公與公共事之日久。其智與勇若勞苦。大約相似。比其歸府。謀吾言。馳贈之。且具言公性忠慨。廉而有威。提戎卒三千人。坐百艘中。且三年矣。無不威且服者。始擒滅徐海諸酋。暨直等。咸預焉。而督府方以水道參將薦於朝。其功名蓋不可量云。

陶宅戰歸序

往昔松江之寇。載連歲所擄掠。航海而歸。其留者尙千人。據陶宅。繞水十數折。阻狹橋懸岸。伏深葦以爲險。會潮福與南畿兩開府合吏士二萬人。約諸道並入。時會稽尉吳君言道險而遠。須間道察虛實。指地

形令人各曉暢。乃始逐程逼以進。主者不然之。兵刻期入。果敗。越十日再入。又敗。然戰時君獨能令兩健足裸走。視賊巢中所望見擁諸兵仗坐屋角上。二絳衣者。知其草人也。始縱擊賊。殺六十人。斬十二級。復以身殿他道之敗兵以出。其所部七百人。無一死者。若其再戰之日。則以百餘散走之卒。搏勝寇於險。以己所乘馬脫兵備副使。悉驅其敗卒使前。獨瞋目斷後。側頸顧而走。引虛弓射卻其所追賊。於是兩府始賞君以百金。而恨不早用君之言。嗟夫。世獨憂無善言耳。然或有言而不能用。或能用而不察言之是非。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冒虛位。在下者無實權。此事之所以日敝也。予嘗追憶季夏時。君獨驅遁賊百人陷臯埠澤中。其後府中諸公與之持久。余短衣混戰士舟中觀形勢。知其必敗。乃策戰守二事。草既具。復投諸匣中。歎曰。儒哉儒哉。獨無耳目人耶。往冬王山人挾策叩轅門。論柯亭之勝負。如指諸掌。無一聽之者。其所聽者。類皆兒童騃子之見。而至瑣極陋之談。乃卒取敗而悔矣。今事且急。府中數召山人與語。其不聽山人者固如前。而其所聽於他人者又亦如前也。於是每拊髀而歎。乃今得聞君之事。又拊而歎曰。吳君固縣尉。然官也。又數搏賊有明效。言且不見用。王山人未嘗試戰。且一布衣耳。其見棄復何恠。吳君。新安之巨家也。以吏入粟尉會稽。其爲政慈愛敏斷。臨財一毫無苟取。至其提兵時。乃反出其有以與士卒。故士卒樂爲之死。而君又多馳射劍槊。占星校閱之技。數出奇詭之計。舍死爲士卒先。士又益恃之。戰遂有功。然雅好結名士。居常策馬馳。抹首十數過王山人家。論時事故。山人於其戰歸也。謀余言以贈之。嗟夫。使有善用君者。以盡展君之才。卽封侯何足道哉。

沈氏號篇序

吾越有耶溪者。帶遶名山。號稱佳麗。迴洲度渚。涵鏡體以長縈。散藻澄苔。轉風光而輕泛。其在前代。尤爲巨觀。紅渠映隔水之粧。紫駟嘶落花之陌。鏡湖伊邇。蘭渚非遙。嘉會不常。良辰難待。舟移景轉。三春才子之游。日出煙消。幾處漁郎之曲。古今所記。圖牒攸存。邇來居士沈君。棲真妙致。挽慕前修。始羈迹於市廛。終寄情於魚鳥。嘗言邪水。尤嗜曲涯。轉入一天。還迴幾折。數聲長笛。渺浪滄而自如。一棹扁舟。入荷花而不見。意將流傳斯景。爰授圖工。歌詠其由。遍徵文士。乃於末簡。要予微言。今晨把玩。儼游風景之真。他日追陪。或預几筵之末。

曲序

海樵君詩篇。子都侯已刻於粵南。至是從子某。又取君所爲曲若干首。刻而播於里巷。藏其副於息柯亭中。目曰息柯餘韻。從衆好也。業已要予發其意於篇端。予雖尙未見全篇也。而故嘗與海樵君游。則固諗其聲矣。辟若好琴瑟然。其音無所不具。其抒之於思也。極其所到。怨誹則可以稱小雅。好色則可以配國風。而其按之於指也。遇小雅。則聞之者足以怨。遇國風。則聞之者足以宣。而君今已紆解而柱崩矣。琴瑟之音。杳然雲散風駛。而獨留者譜。固聞之者之所欲傾耳而起。君於松楸之表者也。而烏知其不傳哉。語曰。睹貌相悅。人之情也。悅則慕。慕則鬱。鬱而有所宣。則情散而事已。無所宣。或結而疹。否則或潛而必行。其幽。是故聲之者。宣之也。故觀茲譜者。人將以爲登徒子莫如君。余獨以爲反登徒子莫如君。獨其聲豔。

耳。空同子稱董子崔張劇當直繼離騷。然則豔者固不妨於騷也。噫。此豈能人人盡道之哉。

贈禮師序

昌黎之文。余夙誦好之。至其論道則稍疵。及攻佛。又攻其麤者也。余觀其送文暢者。謂暢欲聞浮屠之說。當就其師而問之。不當從吾徒而請。從吾徒而請。乃羨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而然耳。此豈足以攻佛哉。大約佛之精。有學佛者所不知。而吾儒知之。吾儒之麤。有吾儒自不能全。而學佛者反全之者。夫所謂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非吾儒之麤者耶。不然。將學佛者。始祝髮而髡之。以爲絕父子。蔑君臣矣。既畜髮而冠之。擁笄墮珥。忽焉長兒女。干祿而饗。將無所不至。謂足以全父子。而完君臣。踐文物。而履事爲之盛耶。某師自幼去俗。爲僧大善寺中。臘若干年。衣衣食飯。付應以給。初無事於禪講。蓋所謂不求佛之精者。而心行直平。絕去勢利。祖其祖而父其父。子其子。而孫其孫。真若俗之倫理然。蓋所謂得吾儒之麤者。未可以其髡而少之也。計臘若干年。今總之得六十。某月日其生也。其徒名浩者。與余夙爲詩酒交。來乞余言以壽。余惟佛氏論心。諸所證悟。卽壽命相者。悉掃抹之。而其告波斯匿王。又引見恆河性。以覺之。云此身變滅之後。乃有不變不滅者存。此皆彼教中精微之旨。師既無所事事矣。而何庸於吾說。至吾儒之麤。若所謂君臣父子云者。則師既以事事矣。而又何庸於吾說哉。於是合掌作禮。而持偈以頌之云爾。

肖甫詩序

古人之詩本乎情。非設以爲之者也。是以有詩而無詩人。迨於後世。則有詩人矣。乞詩之目。多至不可勝應。而詩之格。亦多至不可勝品。然其於詩類。皆本無是情而設情以爲之。夫設情以爲之者。其趨在於干詩之名。干詩之名。其勢必至於襲詩之格。而剿其華詞。審如是。則詩之實亡矣。是之謂有詩人而無詩。有窮理者起而求之。以爲詞有限而理無窮。格之華詞有限。而理之生議無窮也。於是其所爲詩。悉出乎理而主乎議。而性暢者其詞亮。性鬱者其詞沈。理深而議高者人難知。理通而議平者人易知。夫是兩詩家者。均之爲俳。然謂彼之有限。而此之無窮。則無窮者信乎在此。而不在彼也。肖甫與吾結髮而同師。至十六七而始分。又六七年而復合。合而復同師也。始同師時。同學爲干祿文字。旣而分。則同有事於詞家。又旣而合。則同有事於道。於是肖甫者。爲詩始入理而主議。然其性也鬱。而其所造之理。與所主之議。深而高。故其爲詩也。沈而爲人所難知。夫兩詩家者。各是其是。如聚訟然。即使亮而易知。猶不相入也。況沈而難知乎。而余獨私好之。某氏善肖甫。亦好之。將稍出其藏匣者。梓以布。而試其果投於人否也。而謀於余。余故略道其所以然。諺有云。鼠不容穴。銜萋藪也。乃予之評。其亦果容於人否耶。

玄抄類摘序

書法亡久矣。所傳書法。鈎玄及字學新書摘抄。猶足系之也。然文多拙缺。散亂字多訛。讀之茫然。欲假以系猶亡也。余故爲分其類。去其不要者。而稍註其拙。正其訛。苦無考解者。則闕之矣。大約書始執筆。執則運。故次運筆。運則書。書有法也。例則法之條也。法則例之槩也。故次書法例。又次書法。書法例。書法。功之

始也。書功則例與法之終也。故又次書功。功而不已。始臻其旨矣。故又次書致。書思致之極也。故又次書思。書候思之餘也。故又次書候。而書丹法微矣。附焉。書至此。可昧其原乎。故又次書原。書至此。然後可以評人也。故又次書評。而孫氏書譜大約兼之。故終以譜。

又

自執筆至書功。手也。自書致至書丹法。心也。書原。目也。書評。口也。心爲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余玩古人書旨。云有自蛇鬪若舞劍器若擔夫爭道而得者。初不甚解。及觀雷大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然後知向所云蛇鬪等。非點畫字形。乃是運筆。知此。則孤蓬自振。驚沙坐飛。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惟壁拆路。屋漏痕。折釵股。印印泥。錐畫沙。乃是點畫形象。然非妙於手運。亦無從臻此。以此知書心手盡之矣。

抄代集小序

古人爲文章。鮮有代人者。蓋能文者。非顯則隱。顯者貴。求之不得。況令其代。隱者高。得之無由。亦安能使之代。渭於文。不幸若馬耕耳。而處於不顯不隱之間。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時義。以故業舉得官者。類不爲古文詞。卽有爲之者。而其所送贈賀啓之禮。乃百倍於古。其勢不得不取諸代。而代者必士之微而非隱者也。故於代。可以觀人。可以考世。

抄小集自序

山雞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匿叢篁。伺其過。急斷之。少遲忽。一回視。則金翠光色盡損。此豈其靳惜之意專。致通於神。故人不能奪其所愛而必還之於既去耶。此其於麝抉臍。蛇剖珠。又稍殊異矣。余夙學爲古文詞。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辭而百縻。往來幕中者五年。卒以此無聊。變起閨閣。遂下獄。諸所戀悉捐矣。而猶購錄其餘稿於散亡。并所嘗代公若代人者。詩若文爲篇者若干。蓋所謂死且勿顧。奪其所愛而還之於既去。於孔雀山雞何異耶。昌黎爲時宰作賀白龜表。詞近譎附。及諫佛骨。則直處地然耳。人其可以槩視哉。故余不掩其所代於公於人者。雖然。自妄羽之而復自妄尾之。安能保人之必羽之而必尾之耶。誠如是。則吾之購之錄之也。其不見笑於山雞孔雀也幾希矣。

刻沛言序

予自嘉靖辛酉以後。文若詩皆爲人所給者。今聊刻之以發一笑。其人不求而自贈者亦爾。

景陵丞婁君。檢其翁故所簿沛時覽游唱和諸篇。及人所贈翁善於政。佩印於他縣。獎檄於諸大吏。以至久而致休以歸。文若詩凡數十百篇。其太父御史人所贈者又數十篇。將付諸鐫。而以書屬予。客有在座者曰。沛君之治沛必善。苟未善。卽幸得一二言足矣。必不能盡買沛人言若此多也。然而迹則幾於陳矣。且沛簿與沛中天子孰尊。簿善治。與隆準者提三尺滅暴秦而定天下。功孰高。今持以付諸梓者侈矣。然與大風歌數語孰雄也。而今且奚若矣。則是集也。鐫不鐫可以坐而定也。予曰。是或不盡然也。今夫以糠粃而視天下。則典謨亦陳。堯與舜亦不得錮其已去之烈。誣其夢以爲覺。苟用以砥世。則非陳無以鑒也。

陳之爲用猶燎之於艾也。枳與半也。彌陳而彌善也。且吏沛者多矣。致言之多莫踰婁君者。則少言者不知幾何人。無言者不知幾何人。言而反是者又不知幾何人也。以無言準少言。以少言準多言。以反是者言準是者言。不可以爲吏者砥耶。苟砥矣。雖陳矣。鑄之可也。

陸氏譜序

當漢之興也。尉佗以蛟鱷之資。誕沫島外。當其時。不有陸賈之賢。用數語以下之。則南海之波幾於沸。及宋之亡也。朝廷在樓櫓間矣。老嫠抱孤子而泣。此與續息者何異哉。而秀夫周旋其間。一日尙喘。則一日尙藥。夫國之存亡不可定。而定于兩公者則如此。余少時嘗渡庾嶺。半遊南中。卽未至厓山。然舟轡之迹多兩公履舄之所經也。每一思之。或問遺蹤於故老。至說佗及抱帝事。未嘗不慨焉。以興。泫然以淚。思起其人而與之語。一以解頤。一以痛哭。今來訪天目。過富春。爲陸邵武君所延。醉而宿其廬。出其譜。乃知君兩公裔也。環鹿山而居。生者數十家。其歿而墓者。封亦以十數。問其來。不過二三世中人耳。其繁如此。不譜何以令不湮。且疎耶。予與君言。則知君文而有禮如此矣。不覺是又安知其能篤於人倫。又如此耶。因起告之曰。夫余昨遊南中。追念二公之遺而感之如彼。又況親見其子孫若君輩耶。且余於兩公。路人也。猶感之如彼。又況爲其子孫若君輩者耶。吾卜之行。且見陸氏有人矣。誠如是。卽君不屬余以譜序。猶當序之。況君果屬予也。

李伯子畫冊序

李長君嘗畜畫兩本。本數十幅。山水人物。羽毛果卉。靡不收。其爲品則畫家所稱精神與逸。靡不具。蓋皆兩宋與勝國時國手所爲。而君自遼入京師。所交游益廣。每幅必屬一時能名詩者書之。而予亦濫其中。至是復以序屬余。嘗觀蘇文忠公爲王晉卿作寶繪堂記。多陳書與繪不善畜之者。頗病人。以余觀於雜俎中所載。崔伯延每當戰。必令僧超用筊吹壯士歌。項羽吟。然後策馬入陣。所向無不捷者。如是則冊中之詩。固不足以病君矣。獨於繪則無聞。然魚鳥鵝鸛。具載陣法中。而決水千仞。因地制流。又爲孫子形勢篇中至要語。凡茲四者。蓋卽繪家所稱羽毛山水事也。審如是。寧止於不病君。且深有助於君矣。夫爭道鬪蛇。何預於書。聞聲渡水。何預於禪。而一觸卽悟。終身樂之不窮。矧以君之捷敏。而遇茲四物爲助於兵家者哉。誠如是也。則君雖作堂以藏之。如晉卿令吾輩日指而哦品其間。以俟君之一觸而悟。亦無不可也。

贈吳宣府序

當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隸諸大府者。特驕甚。偶絳衣襲錦而靴帽。幹魁岸多力者。三四人入越鄉。把劍袖椎。日夔夔以睨。過市。饕則醉飽。繫馬狎邪。則擁紅紫以嬉。如入其家之庖室。都不與一錢。日旣昃。知無所拂。遂稍侵居人家。居人聚譁之。則走撞縣門。撼丞簿。收答居人。猶呶呶睨丞簿。丞簿畏得禍。不敢動氣。與酒益奮。尙恣睢街市中不去。余方與君罷講稽山下。逢之。直前視。彼四人者。嗔曰。酸何知。敢視我。直攫乃巾碎之耳。余謂君曰。市人足恃也。盍扶諸。君曰。不約易散。未可也。君歸呼族人於家。余歸呼族

人於寓得七八輩。余曰：可矣。君曰：不約，莫任其害，未可也。約族人曰：儕等擊擊其下，莫擊其上。約市人曰：儕等莫擊，第喊而聲援，遂擊。四人者靡不仆，幾爛。擊者逞褻其絳錦與靴，四人者裸而號乞命。君曰：悉還之。稽首悔謝若崩角。市者譁而合掌。君答而拊曰：勞矣。稽首稱快若崩角。顧謂余曰：盍歸乎。余曰：諾。過寓將別。君曰：未也。已令設於寓矣。舉爵以揖升。若次功級然，盡醉而退。翼旦，丞簿若守並寄謝以言。一日，予把君手謂曰：生平知公操筆而搖顙，誠不知用膽與略。乃如是。君笑曰：使他日試某以兵，亦猶是也。已而君果仕。及今二十有二年，乃始爲明天子提十萬衆，守數千里亭障，不用其邊幅，直用一言以定虜。虜六年不敢決檻而哮，其求食也，特稍稍然搖尾耳。中朝始翕然以君爲長城。一時勳名無與比伍。余於是益信士磊落奇瑰，赫赫弈弈垂後世者，不定於素，不可以襲於一時。若彼武侯淮陰，並以數言初見其主之時，策天下於几席，非君稽山之一鬬，烏足以倫哉。於是君方以貢成晉兵侍，又以秩滿膺贈與廕，而予適以公招在幕中，感舊而贈以言。

註參同契序

徐君景休所註參同契存，而諸家云亡者，以偶不諒古人著述之體故也。後儒於書，句句而訓之，章章而貼之，故經自爲經體，而註自爲註體。古人則不然，其註經也，取於明經而已。註之之體，或不章貼而句訓，編而次之之人，亦無從章析而句分，兼之作述之手，韻調不遠。古今相隔，考問無由，指存爲亡，轉傳轉信矣。景休之註之湮也，坐於是。景休之註湮，而魏公之經亦泯，拔景休所以起魏公也。諸家言經者，欲拔景

休而不得。甚至欲分四言爲經。五言爲註。是止馮字數以別。唱隨遂起。吳儉妄裂惡撥。如萬手繚絲。不勝其亂。好古者尙譎。又從而謬序以信之。註未及還。經且盡失。予覺其然。乃取廬陵陳氏所註。分章上下久之。一日。試挈某篇與某篇相印。一經一註。母子粲然。以逐他篇。莫不畢爾。辟如陸遜東炬。先攻一營。遂曉破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旦席卷。魏經徐註。既蝕復明。夫長者貲財。記分衆子。帳籍自別。然當其未分。不特爲衆子畫餅。抑且起衆子支屬。妄擬某物。當得某房。誇示眷戚。註未分經。亦復如是。及至分貲。妄擬俱歇。註分經定。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文義。印字曉人。亦小補耳。若悟真機。字乃無雙。故分經分註。援筆於既悟之後。則可。牽文於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搏控糟粕。希不見誚。斲輪矣。皁皁冬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貫心於中。開戶支窓。參之斗蓬。一用寄衝。主言始終。言終於甘。始於十兄。若問吾心。正兔三雙。而雞十雙。蒼筤中人敍言。

贈嚴宗源序

楚鍾儀繫晉軍庫。景公見而問之。知其爲楚伶。使鼓琴樂之。余固能琴。今以內難繫。樂往悲來。往往思一鼓而琴不可得。日所與伍者。十數邏伺卒。與數十罪夫。漆面而叩鼻。如又利然。所對者。拳桎纒捶諸械。所見者。白日走羣鼠。爭人食。所苦者。蟣虱移家。館吾破縕而已。無一琴以娛。而有諸苦以助窘。是以非甚故舊。足無履斯地者。而葑之村有嚴君宗源者。於余非有平生也。乃偕吾故友任君之叔子某。始持一豚蹄。釀酒脯食。飲吾於其地。差不苦而且樂之。不欲遽去。余異之。乃數問某。某爲余道宗源少時極聰明。書一

目不再讀而悉記。中直父喪。始罷去營家事。然其爲人。恬靜不任意氣。孝母而慈子。急人患難。可紀者凡數事。施予不責負者。其人爲誰與誰。以彼之履若此。固宜其慰我於囚而不去我也。予聞而思有以紀其人。稍章其行。故於其再至也。書數言以歸之。噫。魚相煦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今不能江湖也。苟相煦以沫。不猶愈於已乎。

逃禪集序

錢刑部君號八山。雲藏公別號也。

以某所觀釋氏之道。如首楞嚴所云。大約謂色身之外皆已。色身之內皆物。亦無已與物。亦無無已與物。其道甚閎眇而難名。所謂無欲而無無欲者也。若吾儒以喜怒哀樂爲情。則有欲。以中其節爲無過。不及則無欲者。其旨自不相入。而今之詆佛者。動以吾儒律之。甚至於不究其宗祖之要眇。而責諸其髣緇之末流。則是據今之高冠務干祿之徒。而謂堯舜執中以治天下者教之也。其可乎。其或有好之者。則又陰取其精微之說。以自用。而陽暴其闕漏。以附黨於中正。謂佛遺人倫。非常道。將以變天下爲可憂。嗟夫。吾儒之所謂常道者。非以其有欲而中節者乎。今有欲者滿天下。而求一人之幾於中節。不可得也。是其於常道亦甚難矣。況欲求其爲非常之道。如佛氏之無欲而無無欲者耶。奈之何憂其變天下也。凡此者。皆稍論其微旨。至其神通應現。廣大奇恠。而不可究詰者。姑不論。夫已茹葷而強餐霞者。以肉食。睹川澤之產。而不知其海之藏。此猶可諉曰。各據其所見也。彼所謂高冠務干祿之徒。其至溷而無比。塊然略無所見者。亦顧昵昵於閎眇而難名之道。又何爲者耶。此雲藏公之所以逃焉而不能已於言也。

贈婦翁潘公序

吾鄉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以富厚相高。歸之日。擔負舟載。絡繹於水陸之塗。繡袱冒箱笥如鱗。往往傾竭其家。而有女者益始自矜高。閉門拱手以要重聘。取一第若被一命。有女雖在襁褓。則受富家子聘多至五七百金。中家半之下。此者人輕之。談多不及也。相率以爲常。吾婦翁當庚子時。以名法給事錦衣。敍官主陽江縣簿。時與外兄童君尙俱在京師。外兄偶爲翁道某曰。吾姑母夫徐夔州者。有少子。九歲能爲舉子文。十二三賦雪詞。十六擬楊雄解嘲。作釋毀。翁曰。其人婚否。外兄曰。未也。是歲翁來家。乃遂以長女見許而贅某。某釵珥之禮略具而已。其後乙巳。某以卜居爲豪。無賴所誑誤。家殆盡。居一年。復有幃幕之變。某遂辭翁居東城。然翁以前二事爲某營治。髮幾爲白。而所費金反滿中家。聘女之數。時某益無聊甚。而未聞理道。素矯抗爲不情之廉。嘗辭而就東城之居也。固辭翁不持一物以行。又避於求。多簡其形迹。至是人始有言於翁者曰。凡人擇子壻。不爲利則爲名。不爲名則亦多其寒溫虛禮。今君之以女與人也。上之旣無利與名。乃并其虛禮而亦不得耶。翁曰。君所謂利。吾所不道也。所謂名。將謂其屢薦而輒棄也。誠其問學解弛。當以爲憂。至於校計顯晦。非可令達人聞也。今人有熱而疎其親。亦有涼而附之者。吾壻方涼。其偃伏寡與。固不當施於我。然壯士之志也。處困者所難。豈可詆訾之哉。於是言者語塞而退。以某所計。翁乃所謂受一命者也。使如世俗。宜深求於某。而乃反益出其有。以周旋其患難。某居其家六七載。今自居又六七載矣。更新舊浮沈存否之變。而翁之敬愛某者如一日。某固已難翁之施我矣。及聞

塞言者之辭。乃不謂翁知我。顧如是某近見丞簿有材力能幹濟者。非不斐然可觀。然士或疾讎而民或怨。冒之至橫。被跌挫無以解。某往隨公在陽江。見其拔大惡。決大機。豈直丞簿所不敢爲。乃服豸銜命之使。亦所觀望而徐圖者。又反得士民之懽。而大吏亦未聞厭其跌宕而不制。某始歎曰。使在洪武時。封侯何足道哉。蓋翁本宏材。而機智亦出世俗上。固宜其知我也。某久懷感。欲言而未有路。會今年以五十壽。以二月十三日生辰。受親友之賀。某始得序言。隨衆賓後。

覽越篇序

余讀蘇文忠公之上書於文潞公也。悲焉。大約道其當就逮赴獄。所著書十亡其七八。到黃作易傳論語說。恐一旦淪沒不傳。又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謂潞公一代偉人也。故托之以傳。予晚得交上虞葛韜仲景文叔侄間。而兩君者。位分去潞公遠甚。而其在諸生中。卓然稱偉人。則略相似於潞公。予今所著。以擬文忠。猶兩君與潞公位分也。而所遭患難。則不翅百之。故亦遂取舊所著散亡而僅存者。從獄中托之兩君。而韜仲且遂許以傳而爲之序。最後亦以已所著覽越篇來。予讀而歎曰。是亦豈待我而傳者耶。平居用力於道。既早見而握攬之。停涵既久。一與古今人遇。便引吭而鳴。響溢於據梧扣竹之表。是故識遠而音介。然肆以雄也。彼且無事於工聲。而世之號爲工聲者。又烏足以闢其藩哉。然而觀斯篇者。味其言亦可以槩其人之偉矣。余固不可以不序。雖然。皇甫謐序三都。足以重左太冲。而陳師錫之序五代史。不足以當歐陽永叔。則予雖無序可也。

王山人贈言

錢氏有子曰某。年幾壯而病嘔血。一嘔滿鉢。而百療不已。王山人某。附耳與語。可一刻用三五字訣。令坐於一室中。半日而減。不踰月而起。走食飲如故。無何。錢氏子持一鯉。造余柿葉堂中。問其故。則曰。將借先生之言以償療也。鯉潑潑然躍。柿下余嗜焉。許以言。則告之曰。山人曩與子訣。用何語。錢氏子不對。余曰。以余所聞。殆中氣之守歟。凡人勞則氣亂。氣亂則風。風則波。勞甚則風急而波駛。或爲逆上。靜軀而忘心。則風止而波寧。上下各循其營。如此則守且無事也。而何事於中山人。嘗謂余言曰。我初得是術。通督任如蛇鑽泥。如蟻尋垤。目耳如洗。剔鋼疾如湯沃雪。便謂神仙在股掌間。迄今行之。可以療病。未可以仙。若仙者。乃舍守中而求鼎於外者也。余曰。舍則似矣。求則未然。其後數與言。終兩年而未決。故於贈言也。復令錢氏子持往問之。儻不免於異同。嘗復我於柿下也。爲作偈曰。

舍卻兩頭守中截。只似麻繩打一結。若還更向外頭尋。便似借鐵來補鐵。麻繩打結有時申。借鐵補鐵幾時成。能將口訣潑紅液。卻勝阿膠與鬱金。

北臺疏草序

代盛太守

曩巡遼。草數簡。入紹時。偶雜隨行書笈中。一日。與屬論遼事。稍出之。偶爲楊會稽攜去。既又偶徐山陰至。相與謀校於鄉先生某。將刻之。業已具。予移書止之。不可得。既竣。閱成編。乃言曰。古稱人臣之諫也。入而告君。退而焚其草。予不草之焚。愧矣。顧不能止人之刻。不以薄乎。客有在座者曰。彼焚草者。恐彰君之過。

也。當子巡遼時。會主上新極。朝廷清明無闕事。子所疏特塞垣利害。帥臣才不才耳。與古彰君過者殊。何所諱而焚耶。予曰。帥臣才不才。既疏之而忍暴之耶。客曰。非是之謂也。塞垣之敵也。辟諸病人。而帥臣辟諸醫。其措置也。辟諸方餌。言敵否。不核醫之才不才。與其方之宜不宜。與既核矣而不以遍告於病者之家。使再誤試之。則病益敗矣。子何不忍於暴醫而忍於敗病哉。予曰。如客言。則是編之出也。儻亦不廢於擇醫與方者乎。遂書客所問答於末簡。

雲南武錄序

余嘗讀唐書南蠻傳。永昌西野人之桑。取以爲弓。不筋漆而利。越賧音炭。或以貨贖罪曰賧。之西多薦草。產善馬。至金鐵銅鉛。則在在有之。故滇之刀劍矛戟名天下。是習武者之物。他蠻莫與爭利也。其始蒙舍詔之自王也。雖屬僞。然觀其擇鄉兵爲四軍。羅苴子戴朱鞮。負犀革銅盾而跳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又有望直蠻。其馳突如神。其師行乃人齎糧斗五升。滿二千五百人爲一營。其令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是習武之法。他蠻莫與爭強也。遂以大而驕。唐至孽孫異尋牟而敗。其於夷夏之權衡。可謂不審矣。而馬伏波有側之役。諸葛武侯有獲之役。並履歷經營於爾滇之鄉。其權衡不失分寸。雖兒童婦女至今神之。非百世習武者之著龜驕秦者之藥石耶。而邇者諸生之見收於武也。以弓則取材於西野。以馬則取駿於越賧。以刀戟則取五金於諸產。所以運籌而權衡於一心者。苟能取師於馬葛兩公。是戡定之武也。又以是弓。以是馬。以是劍戟。進而取師於我高皇帝之五將軍。一舉而定滇者。是開創之武也。生之鄉人在漢

有李恢策蜀漢破劉璋。又自請代鄧方。又治叛酋。定南土。及於臨難。不忘喪元。而段赤城以身飼大蟒。所持劍自蟒腹出。卒活一鄉人。此二豪者。亦庶幾殺身以成仁者之武也。於此三者。生等將誰取師乎。量其力而取之。得其一。亦不負今日選生者之意矣。

贈李宣鎮序

說兵者。謂今獨石迤北。孤縣一臂於虜中。其初獨石置衛。本開平地也。開平左四驛接大寧。右四驛接獨石。彼此有急。左右旦夕可相援。而開平後乃棄之虜。凡橫亘三百里。徙衛於獨石。有急。左右不得相援。又西虜寇薊遼。必踰獨石。循開平。棄開平非計也。議禮者。謂古恆嶽乃在今大同渾源州。自五代失河北。至宋未能混一。爲契丹所有。故寓祀今眞定恆山耳。而議者以爲高皇帝逐胡元。旣收河北矣。乃北嶽亦不改眞定。而吳人徐侍郎問台人王侍郎讀書札記。大閱錄後先出。似成祖時北嶽改祀渾源矣。然當永樂十六年。夏楊金三老奉詔修誌時。尙未聞有此說也。豈卽誌後乃始改祀耶。至問諸鄉里中仕趙者。往往云。趙祠嶽固不廢。曩余客上谷。欲一往渾源。已裹糧會約伴爽期而止。邇奉公使命意。庶幾且了夙逋。乃抵徐而病歸矣。遣兒走報公。隨以言曰。公家世名將軍也。獨石可棄與否。是公父子間專職。其籌畫必素。乃渾源嶽祀。非專職也。且隣。吾意公固有餘暇。卽隣且必一及之。果眞定耶。抑渾源耶。何者。公方鎮也。岳方岳也。方鎮方岳。幽明表裏一也。不近紬於百里之晉之隣。而俾聚訟者遠迷於千里之趙之濫。公得無意乎。

周懲婦集序

荀子言人性惡。楊子曰。人性善惡混。而吾孟子。則曰。人性善。凡人之於父子也。姑章於其子之婦也。宜無不愛也。矧婦而賢且孝者耶。周氏之爲婦。可謂賢且孝矣。而爲之姑章者。不特不愛之已也。顧讎之爲迫以死。是集也。哀之者之詞也。吾欲非荀子。何以有周之姑。欲非孟子。何以有周之婦。欲非楊子。何以既有周之婦。復有周之姑。雖然。姑章之讎婦也。卒不勝哀婦者之多。則孟子之言性善也。爲勝。老子右實而左名。然吾夫子許夷齊以民稱疾沒世而名不稱者。周氏罹實禍於生。而徒獲虛名以死。實禍。身苦其毒也。虛名。鬼享耳。享不享孰知也。吾欲於二者擇而從之。不背老子。則背孔子。雖然。等死耳。不猶愈於生爲善無以自白也。而死蒙惡名者乎。吾越人常談沈錦衣之死。而將并夷其伯子也。適有天幸。以免。遂謂天真能與善人。而詆非司馬氏傳伯夷語。然天能活伯子。何不能不死錦衣也。豈伯子爲善人。而錦衣爲不善人耶。今試論之。錦衣善人耶。不善人耶。如東海孝婦。天能爲早。以白其冤於後。乃獨不能別有所爲。以免其死於先。豈於後也。天則優爲早。而於先也。天不能他有所爲。若爲早者耶。雖然。造化吝以名與人。爲享實以生者短。而享名於死者長。人固嘗借是以寬死者矣。則名固果貴於實耶。審如是。周氏以一死而得茲集之名也。果天所獨厚者矣。周氏可以瞑矣。然世有爲善而名埋。匪直埋也。而顧蒙以惡。如吾前所云者。天又將何以處之耶。中郎之孝也。遇司徒之賢。而卒蒙以逆。逆曰黨。淮陰之忠也。遇鄼侯之知。不能救且下石焉。而卒蒙以逆。逆曰創。此與諡鶴以烏者何異耶。不聞天有所處也。噫。使周氏而知此。誠可以瞑。

矣。

海上生華氏序

予有激於時事。病瘵甚。若有鬼神憑之者。走拔壁柱釘。可三寸許。貫左耳竅中。顛於地。撞釘沒耳竅。而不知痛。逾數旬。瘡血迸射。日數合。無三日不至者。越再月。以斗計。人作蟻蝨形。氣斷不屬。遍國中醫不效。有人言華氏工者。客游多傳海上方。試令治之。卒而愈。至則問其餌。兩物耳。以入竅中。血立止。乃用聖母散三十服而起。因與往來。日問方無窮盡。自言其愈江湖中奇疾甚多。而國人易其工。無知之者。卽知。無召之者。余貧。欲爲文以彰之。而未暇也。則憶曩時與張山人二書。其一曰。予耳血每至。耳中剗剗若驚雷。卽迸射成瀑流。不可措手。以試於諸醫。亦罔措手也。妄思昔人以強弩射潮。尙障東海。今若此。僕之死。自分而越之療。亦可知矣。晚得一華氏。止用二味藥。其止效如神。其一曰。陳勝囚趙王。羽執太公。其間用計設間。百不可脫。而卒賴以濟者。至瑣之廝養。埋名之侯生也。事不可忽。類如此。僕欲用此言表華工以文。兄作一詩。其人日綰櫛具。旋旋而來。吾置具於左。坐上坐。交筓與食飲。心甘焉。毋一毫勉強也。噫。余之贈華氏。計無出於此二書矣。俾越人知之。未可以其工而易之也。因稱之曰海上生。

著郭子序

遼古之初。天施其氣。地受而化形。人與萬物皆穴土以生。亦若今世父種而母胎之也。種生地上。而諸穴之在地中。凡旣嘗生物。如婦之可復胎。與未嘗生物。如女之可新胎者。皆生氣之所在也。生氣所在。其在

昔也。卽人物尙能創生。誠使葬者取骨骸以乘此生氣。卽不能創生。能止其不靈耶。苟靈焉。不福其子孫而又誰福耶。故骨乘生氣而福及子孫。未可謂盡無是理矣。客曰。遂初生物。地則穴之。今胡不爾。曰。土靜而厚。民則生也。迨於後世。振之洩之。偷之薄之。生之具耗矣。土溘則生物能出也。迨於後世。堅之實之。卽偶有生焉。不能出矣。是故有掘地而得物者也。客曰。遂古初生。胡乳胡哺。及其旣也。胡衣以裾而不速仆。余曰。人穴土中有竅無泄。一陰一陽。不呼不吸。綿綿息息。不問歲月。必堅且靈。而後破穴以出。如老聃之垂白。而始拆於母腋。若此者。水火不侵。何用衣食。迨有胎生。漸薄漸綿。土處始病。木居而顛。惟萬物莫不然。蓋始龐而終纖。彼謂空桑孕尹者。何異釀酒於露甕。稱海上生人者。亦何所附麗以輿權。由斯以談。穴生之理。灼矣燎焉。此非吾之臆說也。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廣成子先我而有言。然則葬骨者而獲乘夫生氣。蓋適得其天孕之故也。又安止其靈之不亟而廢之不延。

贈張君序

經稱鵬之用。其將飛也。必待海之運。其飛也。必以怒。其徙也。必培以九萬里之風。而後南。而蜩與鳩之決起而上下於榆枋者。不過尋丈之間耳。乃用是以笑而訾之。此知之所以有大小之分也。惟年亦然。故有菌與螭蛄不知晦朔與春秋矣。而冥靈與大椿。其爲春秋也。或以五百。甚或以八千。夫以知之大小與年之大小。其不相及也如此。今也欲舉有限之年。以營無窮之知。卽使其大而爲鵬也。亦何益於年。而益於年者。必謹一息。愛一毛。無侵於世而亦無濟於世而後可。若是。則龜鶴之不槁。與木石之久於塵中。亦足

矣。故養生之家。聖人有不盡取者。凡以是也。而爲曇之說者。則曰鵬與鳩與蜩其知之大小。菌與蟪蛄與冥靈與上古之大椿。其年之大小。皆不免於變壞。而其中自有不變不壞者存。而後吾之所謂知者。蓋無處而不是。其所謂年者。無所謂始矣。而又何有於終。噫。其說亦可謂宏且妙矣。而吾友張君者。蚤歲力從事於聖學。今也並二氏而並參之。故其當應感之會。於倫理巨細之繁。日雨下霰集。無不默然以裁之。冲然幾於道人。皆不足。彼獨有餘。吾知其然而莫知所以然。蓋吾嘗聞於射者矣。彼的者有常。而臂者無定。含有常以殉無定。將百發而不一中。有一人焉。乃囊弓而不射。曰以寶吾形。又有一人焉。射而若忘。不射而若忘也。曰以寶吾真。及羿之至也。則不然。其未射也。默焉若寶形者。其射也。超然若寶真者。而期不失於鵠。用是以終其身。雖加青霄之翼。洞重兕而貫縣虱。無弗裕也。若然。則二氏之說。寧非吾學聖人者之一助耶。而又何病於儒。向吾所謂不知君者。今以是而擬君意者。其庶幾乎。誠如是。則君之知且幾於鵬矣。而其爲年也。亦何有於楚之冥靈與大椿耶。

代邊帥壽張相公母夫人序

我少師相公趙太夫人。當萬曆丙子某月日。爲七十有一之生辰。某旣受造於相公。無以爲太夫人壽。乃繪王母以進。而謹書其意曰。南西於方。坤也。於府。金石也。故其珍寶瓊詭之觀。有不可以常情測者。而後王母之說興焉。要之不可以爲據。亦不可盡以爲漫。亦猶今太夫人本非常人也。其所享之物。與其所撫而教之之人。不惟舉世之所未識。而有舉世之所未聞。且見者。驟而語之。無恠其疑。而未必盡信之也。然

傳王母者。又謂黃帝與蚩尤戰不勝。母遣使授之以符。而後誅蚩尤。定天下。遂都於涿鹿之野。夫涿鹿者。今上谷之東。某所奉命以從事之所也。行壘之暇。間常舉授符戰勝事。以問諸長老。而無有知其然者。求之於史。則曰。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六相者。蓋風后力牧歟。然則涿鹿之得以都。果盡由於王母之符否。耶。向者青把二酋之日寇我邊陲也。騰躍閃倏。不翅傳所稱蚩尤者吹雲噴霧之暴也。列聖膺之。幾動宵衣。至相公秉鈞。而俛首息喙。奉質稱臣。偃然於馬蹄駝脊之間。至其曳駒駮而來也。卽小有睢盱。抱關操戈之吏。猶得揮尺捶而鞭笞之。凡六年於此矣。而某因得奉以周旋。與甲士農忙休養而生息。居安而預防其危。蓋天下之定。悉準於此。若是而語人曰。相公卽非風后力牧比。殆其徒歟。其誰曰不然。至問其所以從來。則相公者。孰生之而孰育且教之也。然則太夫人所遣之使。與所授之符。日侍於軒轅之庭者。視王母又孰漫而孰信耶。故某竊常爲之說曰。相公二大人。居楚王母去西方萬里而遙。使徒以享而擬諸母。則天下者。尙未必其皆信。使以相公擬風后輩。而以太夫人之庭訓也。信於母之符。則天下人未有不信之者也。某誠職上谷。知黃帝與母事頗詳。而有感於太夫人之生。當有不朽如母者在。而匪直以其形之羸也。故獻圖而兼進其說如此。

送沈君叔成序

叔成父仗劍出塞垣。拾其先公蛻以歸。乃復抱書號闕下。取所銜兩虎數狐以甘心。始拂衣歸鄉閭。駐馬野棠。灑涕報事於先公墓道。於是鄉閭稱叔成奇男子。無忝先公。旣罷。復短劍跨一驢。將渡江淮而北。復

有事京師也。來別余於理。見余抱梏就轡。與鼠爭殘炙。蟻虱瑟瑟然。宮吾顛。館吾破絮。成父忽雙涕大叫曰。叔憊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爲。余壯之。體貌雖孱囚矣。而氣少振也。於是作歌以爲別。

八駿圖序

八駿圖。圖者。文皇戰時所乘馬也。戰而馬中矢各有地。曰鄭村壩。曰白溝河。曰東昌。曰夾河。曰蕪城。曰宿州。曰小河。曰靈壁。馬各有名。曰龍駒。曰赤兔。曰烏兔。曰飛兔。曰飛黃。曰銀褐。曰棗騮。曰黃馬。抽矢於馬者。各有其人。曰都指揮丑丑。曰都指揮亞失帖木兒。曰都督童信。曰都指揮貓兒。曰都督麻子帖木兒。曰都督亦賴冷蠻。曰安順侯脫穴赤。曰指揮雞兒。人之次各因馬。馬之次各因地。不紊也。自註曰。右序本雙槐大牛。特刪去。

贈梁尙書公序代

近時籌邊者。謂西虜旣已款塞稱臣。曳駒牧以仰乞於中國。而地亦聯絡山澗。堅堡厚垣。列亭鄣以臨之。卽處守亦易爲力。而東虜者。地在在多沙鹵。善崩。難垣堡。不可以亭障而守。而虜亦連歲數被創。其睚眦睢盱。枕戈而臥。待釁而竊發。無時日歲月之可期。然而昨歲者。虜傳矢諸酋。連衆二十萬。將甘心於我。而大總制梁公秉節鉞。奉天子璽書。以兵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實臨其地。文武大吏之在薊遼兩鎮。亦各以其職奉璽書。束玉橫金而聽命者。不下數十人。公於是策所利。令遼師出兵以擊胡。而薊則往壁於其地。若將乘間以搗其家衆然者。而已則提銳卒臨兩壁中。據督亢以示左右。臂指形禁而勢格之。不旬日。虜

果困解而歸。壁遼者乘之。遂捷。最後襲之。復大捷。天子知公能。會兵部缺。尙書遂進公爲兵部尙書。而戶部郎大夫與藩臬諸大夫某君輩。則所謂各以其職奉璽書而受成於公者也。至是來以言屬予。自惟儒生。幸把寸管。以待事上。古所稱毛錐輩耳。烏足以知公。雖然。固有大幸焉。何者。易牙者。天下之妙饗也。當其主人召客。而易牙爲饗。其所缺大者鼎釜。無不告矣。小者豆俎。無不咨矣。至於醢醬之瑣。辛酸之微。而亦必告且咨焉。不亦以瀆乎。不告且咨。故巨者舉矣。而細者未必周。至於易牙自召客也。而付饗以人。苟有所缺。大者不待咨而細者亦不待告也。故旨甘之必優。几筵之備無遺美。異他日矣。故他人爲饗。勝易牙之自爲饗也。昨公在兩鎮。易牙饗也。今進而本兵也。他人饗也行也。吾且見今者召客旨甘之時。而几筵之備之甚於昨也。吾故曰私幸也。爲國家而幸也。吾儒生耳。他何知。知以是復諸大夫而已矣。

贈李長公序

周公之教伯禽也。令其辨木葉之俯仰。以知父子之所當然。夫木葉之於父子間。至不相謀也。而周公之所以教其子。與伯禽之所以成其爲子者。卒不過此。蓋天下之事。無一不成於道。敗於不道。而道莫要於孝弟。議者不察乎此。而謂兵之家尙詭與毅。於是率鹵莽於家庭。而僥倖於闔閭。一涉孝弟事。則見以爲迂闊鈍遲。徒老生耳。一切置不講。而不知趙括長平之敗。乃由不善用其父書。而伯禽卒成淮徐之功。則以其敦信義。習禮讓。推本所致。乃自木葉俯仰中積累而然。非專於費誓旦夕間威以孥僇之效也。予從五年前。識今參戎李長公於燕邸。蓋挾其兩弟新破胡而來也。弓刀血尙殷。投鞭一語。輒竟日。氣陵逸不

可控制。視天下士無足當之者。當其髮未燥時。從其尊人與匈奴戰。大小不下數十首虜。功滿上書。中今其齒三十有二矣。而始得拜參將於馬水。予適客京邸。馳騎致尺書。予從容爲過之。予莫論也。而幕之中客長公。無不爲結襪而篝袖以供食飲者。計諸權賦得入私藏。可數十百金。悉獨以膏黔首。令賈願出。其途使卒不艱食。一蔬一粟。必取諸其家。至其視士卒猶其子。士卒之疾苦如疾苦其身。死無以葬。輒給槨錢。減膳直以充祝飯。予見而歎曰。孝弟之効。其殆効於此歟。蓋公家居時。侍其尊人。寧遠公與母夫人。望色而慄。聞聲而長跪以須。至今紆金而衷猊矣。擁千人從東方來。臨別卽輿。一語不當。卽脫膺而受撻。在西方。每食必思。每語至感動必流涕。噫。此豈兵家之所謂沾沾於詭與毅者可同日語耶。今夫兵猶博也。孝弟者。其資也。勝而成功。其采也。資高則氣安而必勝。資寡則氣不安而必不勝。茲予之爲公賀也。爲資高也。非直爲必勝也。資高者何。魯伯禽之孝是也。賀而必舉魯者何。寧遠公始封而有土也。

白氏譜序

譜興於盛而廢於衰。不可以不謹也。人富貴則力有餘。餘則思及其親。喪祭冠婚之行。惟恐其族屬往來之不多也。當是時。豈惟欲聚其親哉。卽疎者亦復然。故譜作將以多之也。衣食不給而流散隨之。禮無以自通而名因以湮。間有稍自給。亦惟恐其干而施聚。禮而多費。當是時。惟恐其不少也。故譜廢。爲仁人孝子者則不然。故譜常興而不廢。不幸而一時無其人。譜廢矣。後一人出焉。則復興。會稽白氏之先。按所譜云。出於黃帝。於周於秦於楚。是並有可考者。大抵譜常談然也。至於自關中移會稽。自國光始。自會稽移

宛平自彥中始。數傳而至於今。余友曰受采字君亮者。不過高曾以上一二世而止耳。遂茫茫至不可考。此則非細故矣。且君亮常令予傳其祖分宜公。今副本中亦不見。豈白氏固嘗中衰而泯泯出於予前所云之故耶。予家亦有譜。其譜之廢興亦復然。昨日殺一雞。召族中知此者與謀之。不兩日而君亮持此本來令序。方亦欲與君亮兩相訂印也。而君亮乃又紉連搭買馬轅北矣。

亦陶集序

吾友葛公旦氏。當其爲生時。負奇姿。承世學。抱三寸管。以與一時雋彥校馳騁於上下之間。當是時也。謂其不欲躡青雲。依日月。以酬其生平尋遠計於圭組中。吾不信也。及其一旦有所不嗜。乃棄去如敝屣。盡收其芒鏗。以瀟然於無用之鄉。求爲一處士而猶恐其若有聞焉者。故往往以淵明自況。然而退焉猶若有所不敢也。故其集成。自題亦止曰亦陶而已。人知者許之。其不盡知者。似亦不盡許也。今夫菱蘆之似竹也。豈校其篠簞而盡同哉。亦取其一節而已矣。人謂淵明所棄。令也。公旦棄。直棄生耳。夫生者。寧非致令具耶。抑又豈可以令限生耶。故公旦所棄。與淵明棄一也。竹與菱蘆一節似似矣。他何知。至於公旦詩。乃多似少陵。少似陶。然庭堅評陶則又曰。他人爲詩。有意於人贊毀其工拙。至陶直寄焉。如此。則公旦詩又亦似陶。

壽史母序

予嘗論水於客。孰難易。客曰。溪澗難。河海易。何居。客曰。溪澗之水。束以兩厓。齒以白石。廣不踰丈。深不滿

尺。鮒不得掉。跋者惟蛭。河海則不然。際天極地。出日入月。萬寶瓊瑰。虬蛟等蟻。取者無窮。用亦不竭。由斯言之。寧不溪澗難而河海易耶。予曰。是則然矣。當夫震風鼓天。秋潦不止。一蟻穿穴。百隄爲毀。汎泥汨沙。旬晝未泚。馮夷陽侯。袖手莫計。而溪與澗也。澄湛細流。朗昭元哲。規矩尺寸。易爲小飭。卽有微搖。旋起旋息。當此之時。水之難也。屬之溪澗乎。抑屬之河海乎。其在人也亦然。故卜子夏。田子方。魯仲連。諸人。取於世也少。故自守也恆有餘。故鮮所疵類。孟嘗。春申。平原。信陵。用於物也宏。故其於檢也常若有所不及。苟及焉。則非情矣。故人得而指其瑕。其於女子婦人也亦然。故陶侃之母。貧約無他營也。截髮剉蕞。以易其供。以給其秣。茹蘖食荼。事非有多於訓其子也。故曰易。巴寡婦清之以一釐也。而取萬鎰。奴千指。乃無有溢德。致禮萬乘。故曰難。其在今也亦然。史恭人之偶少卿公也。少卿之績。比隆四君。宜其溢且瑕也。而恭人居其內。天下之賢少卿。自存至亡。無或異口。其勗孤之遺久。而後司隸於朝也。恭人居其上。天下之賢司隸。自髻至叟。無或異口。故史氏之先。貞女稱烈。猶澗之有沚也。故曰易也。恭人檢約而無溢德。猶海之絕瀾也。故曰難也。其於壽也亦然。他人寡應而虛省。皓首也。而耳與目猶聰明。手足無所苦。易也。恭人日酬百月。酬千歲。酬者千而十。今年若干矣。而猶耳目聰明。手足無所苦。難也。難固足賀也。亦因是以知其長也。

張母八十序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曰子儀者。暨兩弟竝來就予家塾。稍後而子錫子文乃與

予同挾策而翔竝髻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桶襠一趨而到門。蓋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蹴踏也。而予與二張卽髻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誤起郡中。而太君者。與其太公竝拊而憐愛之。至則啖以粬粬餽餽。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爲櫛沐。綻則爲針紉澣熨。不憚細瑣。而閔固將軍也。備戎物。或弄劒槊。拾而引弓。相與牽櫪馬。不轡而馳。且射衛墀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慍。亦不甚禁詬兩兒子。意若期以闊遠。不屑屑事兒女束箝者。數十年來。二張者。薄俗學。爲詩人。四方知之。賓至盈座。吟嘯酒盞間。無虛夜。而予願逡巡庠序中。庶幾一飛而屢墜。旣乃觸網罟。謝去其巾衫。益一意於頽放。時時復從二張遊。而太君益爲治俎脯。釀黍稷。教飭諸婦。毋違夫子意。人或問之。太君曰。願人家於人倫天理中。毋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時。兩兒子若其交儕輩中所馳。宜不與彼校短長也。噫。鴈鳩稱君子之壽。不以其用心專一耶。太君數十年中。視其子與吾輩如一日。子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者。自小時啖果餌以來。至今爲治俎脯之日。無不同。故太君者。當其被戴笄珥。則女婦儔也。及問其中。則鴈鳩之君子意者。其莫過矣。此不可以卜太君之短耶。及是太君年八十矣。交太君之子輩。令渭操筆以頌。某唯唯已。則頌曰。某誠自棄。不能如淮陰釣徒。持千金以報漂母飯。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令吾輩更頌太君如今日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啖果餌治俎脯與釀之德也。

贈沈母序

沈母太君愈者。沈伯子之母也。太君歸沈甫二十五而寡。有姑嘗嬰病。太君至糜股以療之。得不死。然貧不給於藥與饗。太君乃用針杼以給。終其姑之身。無缺養。有孤。是爲伯子。時方在襁。而今者娶婦有子。若女且孫矣。伯子又知書。能操筆。而比於分隸行。卓卓爲鄉人表。夫若是。是孤與子皆養也。而太君則爲荼也。與蓼也者。計二十有五年。以至於今。太君蓋年六十有六。是太君之爲荼與蓼也者。亦六十有六年矣。而始得督撫洎按察徐朱兩公者。檄有司旌其門。伯子與余友也。且曩也有德於予。而太君當予過伯子時。往往滌器割牲。出俎脯。馨其饗。卣燈脂。涸漏盡矣。而猶令伯子把予袂。或匿其巾履。若是者。太君蓋不以予無益於伯子也。今其旌也。予不可以無賀。蓋予居常謂風世事。卽不可輒得於有司。苟有逸賢野史。爲之書數字於觚槧間。亦足以信後。昨訂縣誌。遇貞女孝婦爲予所知者。衆人乃謂未有旌門表坊。舉扼不使便書。其有表且旌而爲予所未知者。則信之以書。不復候校按。否者往往遭訕罵不已。由此觀之。人固不可以無實。至於實之名否。則其權不在管毫而在組綬也的然矣。夫然。則此舉也。予安得不喜而爲太君賀哉。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一

跋

新建公少年書董子命題其後。

重其人宜無所不重也。況書乎。重其書宜無所不重也。況早年力完之書乎。重其力完宜無所不重也。況題乎。董君某得新建公早年書願以題命我。

書石梁鴈宕圖後

台宕之間自有知以來。便馳神於彼。苦不得往。得見於圖譜中。如說梅子。一邊生津。一邊生渴。不如直啜一甌苦茗。乃始沁然。今日觀此卷畫圖。斧削刀裁。描青抹綠。幾若真物。比於往日圖譜彷彿依稀者。大相懸絕。雖比苦茗尙覺不同。亦似掬水到口。略降心火。老夫看取世間遠近真假。有許多種別。不知他日支杖大小龍湫。更作何觀。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余觀梅花道人畫竹。如羣鳳爲鵠所掠。翎羽騰閃。捎振變滅之說。雖鳳亦不得而知。而評者或謂其贗。豈理也哉。

書畫後

仙人以道勝。女婦以貌勝。有人觀神仙於畫中。則冀一遇之。及果遇之。道未嘗不道也。而人曰。此非道也。如昌黎之於其從子。雖至親而猶不得相信。觀女婦於畫中。則冀一遇之。及果遇之。貌未嘗貌也。而人曰。此貌也。如登徒之於其妻。雖至陋而猶不以爲媼。是於道也。抑何苛。而於貌也。抑何恕耶。予偶觀此於某君館。令書故書之如此。爲昧者言耳。某君信道於早。而予讐貌於晚。不煩風與警。觀者當自得之。

書茆氏石刻

金華宋先生之重也。以道。卒用於學士也。以文。世珍其書。謂多由此。然即使不道不文。書亦自珍也。豐考功晚痺而跌。株連臂腕。於書不無少妨。而歸安茆君康伯購而簡刻者。乃並是兩公盛年五合時物。其寄我以題。雖非其人。然殊快一飽。語云。匪跣逐。曷韓肉。

送畫於寺書其左

右梵景乃塞僧所贈。相傳爲李伯時筆。細閱之。信非伯時不能也。題於上方者曰。西河溥。當亦非俗髡。但不省爲何代人。惜其手書亡矣。代書者稍習文。待詔體亦不俗。今以歸華嚴寺清公之徒曰某供養之。如蘇長公舍四板菩薩例。噫。亦都安哉。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蹟

予夙慕大蘇公書。然閱覽止從金石本耳。鮮得其蹟。馬子某博古而獲此。予始幸一見之。必欲定其真贋者。則取公之贊維摩中語而答之曰。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

書米南宮墨蹟

閱南宮書多矣。瀟散爽逸。無過此帖。辟之朔漠萬馬。驂駟獨先。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世好趙書。女取其媚也。責以古服勁裝。可乎。蓋帝胄王孫。裘馬輕纖。足稱其人矣。他書率然而道德經爲尤媚。然可以爲稿澁頑癩如世所稱枯柴蒸餅者之藥。

書夏珪山水卷

觀夏珪此畫。蒼潔曠迥。令人含形而悅影。但兩接處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

書李北海帖

李北海此帖。遇難布處。字字侵讓互用。位置之法。獨高於人。世謂集賢師之。亦得其皮耳。蓋詳於肉而略於骨。辟如折枝海棠。不連鐵榦。添粧則可。生意卻虧。

書陳山人九臯氏三卉後

陶者間有變。則爲奇品。更欲效之。則盡薪竭鈞而不可復。予見山人卉多矣。曩在日。遺予者不下十數紙。皆不及此三品之佳。瀾然而雲。瑩然而雨。泫泫然而露也。殆所謂陶之變耶。

書八淵明卷後

覽淵明貌不能灼知其爲誰。然灼知其爲妙品也。往在京邸。見顧愷之粉本曰。斲琴者。殆類是。蓋晉時顧陸輩筆精。勻圓勁淨。本古篆書家象形意。其後爲張僧繇。閻立本。最後乃有吳道子。李伯時。卽稍變。猶知宗之。迨草書盛行。乃始有寫意畫。又一變也。卷中貌凡八人。而八猶一。如取諸影。僮僕策杖。亦靡不歷歷可相印。其不苟如此。可以想見其人矣。

書沈徵君周畫

世傳沈徵君畫多寫意。而草草者倍佳。如此卷者。乃其一也。然予少客吳中。見其所爲淵明對客彈阮。兩人軀高可二尺許。數古木亂雲。靄中其高再倍之。作細描。秀潤絕類趙文敏。杜懼男。比又見姑蘇八景卷。精緻入絲毫。而人眇小止一豆。惟工如此。此草者之所以益妙也。不然。將善趨而不善走。有是理乎。

書謝叟時臣淵明卷爲葛公旦

吳中畫多惜墨。謝老用墨頗侈。其鄉訝之。觀場而矮者相附和。十幾八九。不知畫病不病。不在墨重與輕。在生動與不生動耳。飛燕玉環。纖穠縣絕。使兩主易地。絕不相入。令妙於鑒者從旁睨之。皆不妨於傾國。古人論書已如此矣。矧畫乎。謝老嘗至越。最後至杭。遺予素可四五。並爽甚。一去而絕筆矣。今復見此。能無慨然。

書朱太僕十七帖

予少時似聞學使者蕭公言。兀朮括南中寶物。裝數舟載以去。卒沈於河。而十七帖石數片在其中。至是

石起於瀋河者。卽此本也。滿刺人能辨寶。尤虜耳。舍馬上物宜無知。而顧亦識此。旣又不隨以往也。此亦眞神物矣哉。然斯言也。蕭亦得於傳聞。未必然也。予又見吳中晚刻別本。引言謂勝此。亦未必然也。

又跋於後

昨過人家園榭中。見珍花異果。繡地參天。而野藤刺蔓。交憂其間。顧問主人曰。何得濫放此輩。主人曰。然。然去此亦不成園也。予拙於書。朱使君令予首尾是帖。意或近是說耶。

跋書卷尾

沈徵君啓南畫。大約如伯陽。初生便堪几杖。是謂稚中藏老。又如謝道韞。雖是夫人。卻有林下風韻。是謂秀中現雅。而大蘇評靖節詩。亦云由腴而造平淡。辟食石蜜。中邊皆甜。因知評別啓南。如此則眞。不如此則贗。而此卷者。固已如此矣。誣以贗。得乎。董丈某。老骨董也。高直收之。詎墮誤賞。

又

董丈堯章一日持二卷命書。其一沈徵君畫。其一祝京兆希哲行書。鉗其尾以余試。而祝此書稍謹。斂奔放。不折梭。余久乃得之曰。凡物神者則善變。此祝京兆變也。他人烏能辨。丈弛其尾。坐客大笑。

大蘇所書金剛經石刻

論書者云。多似其人。蘇文忠。人逸也。而書則莊。文忠書法顏。至比杜少陵之詩。昌黎之文。吳道子之畫。蓋顏之書。卽莊亦未嘗不逸也。金剛楞伽二經。並達磨首舉以付學人者。而文忠並兩書之。金剛此帖是也。

楞伽以付金山參寥。余過金山。問文忠玉帶所傳鎮山門者。亦爲頑僧質錢充口腹矣。況經乎。儻得如此帖。摹勒傳人間。亦幸也。惜過時失問。

讀餘生子傳

上虞葛子景文者。一日方晏集。息忽絕。旣而忽生。因目其生爲餘也。號餘生子。自爲傳。號餘生子傳。予取而讀之。曰。異哉。生之餘也。天其獨厚於葛子乎。楚之南有秦氏屯氏者。均畜萬金。一夕均燬於火。幾乞矣。幸而均取於火。又均得其餘。其一人善畜之。以好施而崇福。其一人不善畜之。以忤時而賈禍。則餘者不如無餘者之爲愈也。曩吾見葛子於其寓。有道人。其後絕而復甦也。遂訪余於理。視曩所見。蓋益進於道矣。其於其傳中。已所云朝聞夕死。蓋允蹈之者。故其處也恆安。其善用其餘生以崇福。若所謂秦氏者歟。前年逆有陰變。起而九自裁。死與葛子同也。幸而九不死。生與葛子同也。顧蹶蹶然置身於理。是進道與葛子異也。故其處也恆危。其不善用其餘生以賈禍。若所謂屯氏者歟。一禍之一福之。謂餘生獨厚於葛子。可也。然一進於道。一不進於道。謂餘生獨厚於葛子。不可也。

書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蹟

古人論右軍以書掩其人。新建先生乃不然。以人掩其書。今覩茲墨蹟。非不翩翩然鳳翥而龍蟠也。使其人少亞於書。則書且傳矣。而今重其人不翅於鑑。稱其書僅得於銖。書之遇不遇固如此哉。然而猶得號於人曰。此新建王先生書也。亦幸矣。馬君博古君子也。哀先生之書如此其多。將重先生之書耶。抑重先

生之人耶。

書吳子所藏畫

閱吳子所藏紅梅雙鵲畫。當是倪元鎮筆。而名姓印章則並主王元章。豈當時倪適王所。戲成此而遂用其章耶。近世有人傳虞世南草書。大徑五六寸。絕不類世南。其所書詩。又是李白杜甫所作。去世南生時遠甚。而其印文十字。乃是華蓋殿大學士虞世南書。夫唐時何嘗有此殿名。又何嘗有此官。又印內文從來何嘗有結一書字者。並大可笑也。此蓋本朝夏閣老言書耳。夏老固亦號能書。然比於世南。奚翅醜婦效西子顰。若元鎮之效元章。則南威偶效西子也。閱畫時。適人以夏書來評。并記之。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爲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己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閱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爲何人。然窺其露己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併其鬚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書紅眼公傳

志有之。水柔。人狎而玩之。火烈。人望而畏之。稽諸吾鄉。入水蹈江涉濤以求沒者。子於親往往有之。無待於丈夫而後能也。若所謂娥者。蓋屢著矣。至於眇鬱攸。輕燎原。與祝融回祿爭雄捷。以破其圍而出其所怙所灼者。雖曰僅兩腫子眶耳。而癡痕烈然。爲朱孔揚。是以紅眼公名聞於世。此與蹈水者奚可同日道。

哉。紅眼之後世趙君煉者。予家世親也。爲予道其事。因得柳君所爲傳觀之。而敬書其後。是日也。予感忠孝節廉事。而有醜於賊臣背子垢婦人也。目光閃閃若曙星。不啻晉人所云在牛背上者。抑不知眼之紅於翁曩昔何如耶。

書新建公二序手稿

曹操書余未及見。而文公謂放之。公書天風海濤。乃近元常。元常魏人。蓋操亦放之耶。曩歛人持文公箋學庸稿本來相質。特似今所見新建公送兩府官序稿。大約俱草草。而二大儒之爲儒則同。故書法亦暗合耶。兩序稿點竄不數字。而世相傳溫公通鑑稿本多真書。點竄亦僅僅。兩公端慎殆亦暗合耶。送劉府者。自舉爵以後。送費府者。自橘踰以後。大是警策。而今全集中並逸。知所逸者不少矣。

跋司馬公草書

司馬伯通先生宏正間材傑也。其草書倣聖母帖。聖母帖卽懷素上人書。而聖母別是一家。司馬書與張南安東海翁書。皆宗聖母帖也。聖母帖有蝸牛及老科斗脚肥者。及縫衣匠剪子者。皆是法。未可以微疵而短其醇。伯通仕業亦豪俊。其詩多清豁。罷官書門榜云。獨呼明月常陪醉。不負青天早放閒。人至今誦之。

趙文敏墨蹟洛神賦

古人論眞行與篆隸辨圓方者微有不同。眞行始於動。中以靜。終以媚。媚者蓋鋒稍溢出。其名曰姿態。鋒

太藏則媚隱。太正則媚藏而不悅。故大蘇寬之以側筆取妍之說。趙文敏師李北海淨均也。媚則趙勝李。動則李勝趙。夫子建見甄氏而深悅之。媚勝也。後人未見甄氏。讀子建賦。無不深悅之者。賦之媚亦勝也。

書草元堂稿後

始女子之來嫁於壻家也。朱之粉之。倩之顰之。步不敢越裾。語不敢見齒。不如是則以爲非女子之態也。迨數十年。長子孫而近嫗姥。於是黝朱粉。罷倩顰。橫步之所加。莫非問耕織於奴婢。橫口之所語。莫非呼雞豕於園槽。甚至齟齬而笑。蓬首而搔。蓋回視向之所謂態者。真赧然以爲粧綴取憐。矯真飾僞之物。而娣姒者。猶望其宛宛。嬰嬰也。不亦可歎也哉。渭之學爲詩也。矜於昔而頹且放於今也。頗有類於是。其爲娣姒。晒也多矣。今校鄙君之詩。而恍然契。肅然歛容焉。蓋真得先我而老之娣姒矣。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二

贊

觀音大士贊

一觀音法而有二評。法華他機。楞嚴自行。溫陵孤山。又備兩經。眞者有兩。畫者亦然。一似道子。一似龍眠。合兩爲一。妙哉俞子之管。

白描觀音大士贊

大士觀音。道以耳入。卅二其相。化門非一。而此貌師。繪不着色。似吳道子。取石以勒。

題大士圖

介亭要予畫蓮葉觀音遂偈其上

萬里波濤。琉璃拍天。蝦鬚魚鬣。鱗尾蜃涎。靡不照澈。如鏡照鈿。儼此大士。筏彼海蓮。一塵不動。而百魅伏。賅問何以故。曰吾不用何以。而亦莫知其然。

提魚觀音圖贊

潑刺潑刺。婀娜婀娜。金剛法華。一棍打破。瞞得馬郎。瞞不得我。

折蘆達磨贊

片蘆長江。隻鞋葱領。弄此伎倆。作傀儡影。我諦思之。必傳者訛。麻姑被晒。擲米成砂。

伏虎畫贊

我觀伏虎。曲蟠以枕。諸繪耽視。茲獨以寢。祕威如待。不覺愈猛。裴旻遇之。應手弓落。李廣夜行。蓋冰以卻。

書瀘水羅漢畫贊

諸江河水。若彼微蟲。爲有性命。爲無性命。爲俱有性命。爲俱無性命。若俱有者。蟲既應生。水何獨受烹煎。燒煮諸苦毒楚。若俱無者。水既應烹。亦應煮蟲。云何瀘蟲煮水。作是分別。若謂蟲則含靈。水無知覺。諦觀二物。蟲體泳游。水含流性。得躍爲蟲。付流卽水。覺與不覺。有何差別。辟如有人。發心愛惜象馬牛羊。不忍宰殺。而於鱉魚蝦蚌。妄加解剝。或亦於諸蝦魚鱉蚌。心生愛惜。於彼草木。斬刈無遺。彼諸有物。大小動植。體則不同。所含生性。等無有二。云何殺彼舍此。起分別心。瀘蟲煮水。亦復如是。弟子迷惑。不能通曉。是義惟大羅漢正坐諦觀。作何解說。宜豁迷悶。弟子徐渭合掌禮拜而作是語。

蓮葉大士贊

謂船是紙。梢公是鐵。梢公尙然。況大菩薩。

東方朔竊桃圖贊

竊攘匪污。諧射相角。無所不可。道在戲謔。

純陽子圖贊

并序

世所傳純陽翁象。皆本其傳中所載記者。人望而識之也。是圖與世所傳者特異。相沿謂翁於近

世示現人間。其狀貌若此。故人得按而圖之。說紛紛不一。中軍陳侯雅尙道術。既喜得斯圖於其友人。遂令予贊之。

昔圖若彼。今圖若此。昔耶今耶。一純陽子。凡涉有形。如露泡電。以顏色求。終不可見。知彼亦凡。卽知我仙。勿謂學人。此語墮禪。

梓潼像贊

伏惟帝君。三十餘化。生民之初。一十七世。爲士大夫。當帝爲星。神在翼張。棲帝於蜀。神在岷江。寫帝於縑。神在丹青。遍諸沙界。無非帝所。忠孝文武。靡禱不許。矧茲桂錄。如海一粟。豈舍此雋良。而以與孰。

又

帝君生當周之紀。身士大夫十七世。自茲以往。生知幾。人間萬事。靡不理。柄司文章。其一耳。我昔聞之。古所謂。文非筆墨子。經史懷柔萬民德。遐邇。帝君作吏文德丕。翩然騎龍馭箕尾。人傳文章帝君事。辟如大海一滴水。爲龍爲神宵夢裏。素驪御攬暗蟄子。如此之云。俱幻說。馬君供帝姚子繪。鄙也作贊。幾於戲。帝君之事。亦眇昧。陰隲兩言。是真諦。

三教圖贊

三公伊何。宣尼聃墨。謂其旨趣。轅北舟南。以予觀之。如首脊尾。應時設教。圓通不泥。誰爲繪此。三公一堂。大海成冰。一滴四方。

四老圖贊

乘者鹿羊牛也。而非車馬。蒼頭奔奔然者。有昂然之氣也。而不稱平野。四老者之偉而髯也。或以爲商顏采芝之輩。鴻飛冥冥矣。而胡爲乎淺水平山。將舍郊而入郭。等少年之游冶。抑以爲應孝惠之招矣。而未見馳漢廷之使者。安得起留侯於九原。而辨其玉之與瓦。

四仙圖贊

色身不全。謂非法器。此虛言耳。神光斷臂。鐵楊

又

是宜上昇。爲神仙祖。無罣礙心。是活子午。鍾離

又

遍遊人間。翁嘗見人。人不見翁。索翁以形。呂富

又

當其騎驢。不免尋覓。今其下驢。欲覓何物。張果

高皇帝像贊

上之巖也。天高以覆耶。下之豐也。地載以厚耶。掃孽胡而握漢統。維斯之與昧耶。眉采耶。目河耶。唐與虞之後耶。氏以朱耶。金天氏之胄耶。是爲我聖祖高皇帝之面耶。部耶。

一品三公圖贊

漢官搏執。取金吾鳥。示法戒遲。師授以棗。古人托喻。似拙而巧。誰爲繪此。一品三公。揆厥所喻。意與古同。君子得之。允爲吉徵。

鳴教出所藏郭畫。一隻持元物類石。方長數寸。開口語。又所攜竹筐中植一小旛。置道旁。一隻聽其語。執冊。肘若卻避然。令贊之。

初觀二叟。爲默爲語。似有所授。及諦觀之。黝然以墮。有物在手。體元守黑。曰此真詮。爲天地母。是宜聽者。委其陳編。驚卻其肘。樹表於筐。如賈用售。則不可究。

自書小像贊

吾生而肥。弱冠而羸。不勝衣。旣立而復漸以肥。乃至於若斯圖之痴痴也。蓋年已歷於知非。然則今日之癡癡。安知其不復羸羸。以庶幾於山澤之癯耶。而人又安得執斯圖以刻舟而守株。噫。龍耶。豬耶。鶴耶。鳧耶。蝶。栩栩耶。周。遽遽耶。疇知其初耶。

又

以千工手。鑄一佛貌。泥範出冶。競誇已肖。付萬目觀。目有殊照。評亦隨之。與工同調。貌予多矣。歷知非年。工者目者。評者如前。偶兒在側。令師貌之。貌兒頗肖。父肖可知。今肥昔癯。人謂癯勝。冶氏增銅。器敢不聽。商大公子像贊。

公子爲誰。特專葩經。雅志林壑。築室土城。授鄙以記。刻之貞珉。當始弱冠。面白鬚青。久矣未面。瞻圖之形。頰須竹朗。頰姿玉晶。覩其所養。占其所成。

余東白贊

古濠劉公。來牧我邑。授簡試予。予年十一。試予何所。余翁之宅。公侯大吏。借館於予。予訟亡奴。執狀以須。當斯之時。東白未生。計東白世。乃翁之孫。翁既徂矣。公亦仆矣。犬馬踰耄。倏且枯矣。東白都矣。令譽敷矣。自越而西。聞東吳矣。植桐與焦。隨寓居矣。此君一日。何可無矣。懿哉東白。寧非夫矣。言念劉公。館公閭矣。屈指其歲。六十餘矣。贊圖而起。擲筆噓矣。

宗侄像贊

色如芙蓉。兼兼頗鬚。入市而歸。投果滿車。四十如此。三十當何如。

又

此爲五十。須不可數。歸鴈夕霞。芙蓉秋浦。

又

六十之年。去五十近。相暎幾何。至不可認。矧再十齡。胡幕逢而不誰。何以問。

婁叟像贊

數年之前。令我書貌。頃復令書。覺微倍老。書儻再三。老應更倍。願叟百年。屢書屢繪。

吳君像贊

雙輔承顙。有物朗匝。笑語之間。林竹振頰。圖且改觀。況覩其真。未見有此美髭矣。而不樹勳名。

郁君小像贊

面天
顯者

瓜匏白肥。但可醃菹。松柏多鱗。乃中梁柱。相君之貌。安得不去彼而取此。

書馬策之像贊

清嘯元談。惟顙是助。辟彼林竹。風生而竅怒。風歇竹凝。備然其止。肅然其理。良亦有斐。然則靜且默也。未嘗不宜於顙也。

范子小像贊

范家駒。日千里。卜新居。近其止。贈我雙魚尺。贏咫。

王子小像贊

相君之肥。飽德於中。所以不願人之膏粱。古人有言。有後於魯。不果微乎穀也。豐下。

傅子像贊

傅能畫梅
復善琴

梅花一物也。而君技兩精之一。出於毫。一出於絲。人貌君儀。宜其爲蕭然之姿。予遠而望之。梅爲君也。蒼然若檨株拘。

柳生小像贊

都昌五子肖厥考。元穀軀幹特短小。軀則短小。文甚藻。辟如馬氏有白眉。白眉用以別五常。短小亦用別弟兄。

許伯熙像贊

古人力道。戰勝而肥。亦曰壯夫。其鬚如戟。彼貌像者爲誰。兼而有之。可以知其中之所得。迫而視之。吾所與。士之林。文中虎。其貌古。其姓許。

草誦并序

王懋新自剡攜小草八九葉。縣於空中。凡五年。不甚叢生。而亦不死。暴烈日中。愈青暢。相沿名仙草。予攘而得之。戲爲之誦。時酒酣。哭蕭女臣。作挽詩。故末句云。

青青之草。麗而匪麗。將歸五霜。彼知其幾。遇風而化。得羽之氣。豈河上丈人之神。爲造物者。蟲臂鼠肝之也。而零星於是。藉乎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是其夙世之能心。而今輪迴漂轉。適墮其習緣也。猶超然於空際乎。噫。人皆知不死者之爲不死矣。孰知死者之爲不死。而盡問之於吾友之蕭季乎。

題鳩

爾性何拙。何不能綢繆。而何爲好奪。山有喬木。木有垂蘿。爾不能取其皮。而爲其窩。豈無陰雨時。取彼斧柯。爾喙之嘴咀。而瓜之爬羅。上棟下宇。前梁後楹。維鵲爲之。爾享其成。徒珍其頸。徒班其翎。豈不能潤屋。而能潤身。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三

銘

歙石硯銘并序

出歙西門步長橋望黃山羣峰插天如劍戟入日就小肆用錢二百五十貨得此石雲紋而寶沙照日中瑟瑟若東夷所鑿屏扇然以墨易膠稍乾爲磁吸鐵龍尾之佳者也時王仲用賞之曰轉博可得錢千五百久之歙客從獄中持歸爲余斲兩期而復璞以來余將寄斲於吳而先銘之如左。

市於歙歸於越復返於歙終來歸於越石耶能忘情耶銘於若盧斲於吳安保其終於吾人耶能有情耶。

歙石硯銘俱金星元色

不食肉色故墨君子效之絕葷以養德不聚金布則星君子效之散財以發身。

又

蓑宏血老千年黝女媧割取三垣宿鉅橋撒粟一掬朽亭長左股晝不守雲興水泳龍夜吼。

端石銘

端石之嘉憂墨有聲如螺跋沙斯乃然耶翩翩公子夢筆生花。

又

鸚鵡之眸有無不足。求人且病。眸爲石之疣。

端石螭硯銘

頷則燕而虎爲頭。睚則螭而鸚鵡爲之眸。彼飛而食肉。此飛而飲於流。墨卿耳。何足以候。

無眼端石銘

鸚鵡之目偶端石。或取以驗真。或指以爲疾。我則不然。問果落墨不落墨。

馬策之端研銘

寶端紫鸚鵡睛。此俗見。孰不能。此端紫。乏鸚鵡。以塵險麋。峴刀削玉。

又

小端稠墨。捷翡翠之削金。毫屢闌而不染。赧難爲乎苦吟。

韃礮研銘

稠險麋。一何捷。敗穎兔。猛於獵。馬善走。必蹄留。才難哉。

又

拔中山。吾女訝。猶勝彼。攻卽墨者。終歲而不能下。

鼎研銘

硯面圓徑尺。泓寸亦圓。而橫墮背之足極短。

背之日鼎其腹。烏三足。雖蹲以馳。迅義穀。面之月。蝦蟆啄。沼勺水。鬼微復。寸冰雹。兮宛如腩。面之雲。險曉與寸膚。用以雨蒼生。

破膽磬銘序

家藏古白磁膽瓶。嘗採梅枝浸之。歷春夏花而實。後破於冰。考其聲。類泗濱嘉石。取其半縣齋中。銘曰破膽磬。

膽之成。水入空出。以養其莖。目觀其色之榮。膽之冰。水出空入。以縣其傾。耳聞其聲之鏗。一出一入。爲聲爲色。見聞別差。妙性不忒。

刺匣銘

如鬼如帝。一物兮達。爾司其滕。操而不發。外貌則淺。實折其裏。古有藏名。其殆謂子。

篆櫃銘

嘻。吾何嘗不吏於茲世哉。塵以外吾悉得而主之。故置符無拘。陟黜也不時。故目亦不一其除。其所奏記者。始初之室。關白者。蓑笠之鄉。而一爲檄召。則維猿鶴之章。苟一用於塵內。朱數日而不揚。敢告爾櫃。庶謹其藏。

竹祕閣銘

大書縣臂。小則不能。臂濡於墨。而漬於紙。何以異於夏月之蠅。不縣而縣。惟女効。

又

中書大書用肘與腕。蠅頭蚊脚握中其管。閣以肇之。墨不流肘。刻竹爲閣。創驚妙手。妙手爲誰。應堯張叟。

書櫃銘

噫。此古之所謂博學君子者與。歛而閉之惟木。扣而取之惟欲。入耳出口。小人之腹。

又

古人已死。看何讀。弗得其精。何其爾讀。

